草部下　芙渠　菱　蒲　萍　苔　蒜
著　茗　茅　蓬　艾　藤　菜　蔬　葵
薺　蔥　藜

寶玉部上　寶　金　銀　玉　珪　寶玉部下
璧　珠　貝　瑪　瑙
車渠　琤　瑁　琉　璃
銅

藝文類聚

イ3
1758
17

藝文類聚

百穀部 穀禾 稲秔黍粟豆
麻麥
布帛部 素錦 絹綾羅布
果部上 李桃 梅梨甘橘櫻桃
石榴柿查 柰

唐太子率更令㊟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陵　王元貞校

草部下　芙蕖　菱　蒲　萍　苔　菰　荻　著　茗　蓬　艾　藤　菜蔬　葵　蒸　芹　蔈

芙蕖

爾雅曰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葭其本蕖其花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子也

廣雅曰菌蕸芙蕖也

周書曰藪澤已竭即蓮藕掘

毛詩曰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又曰隰有荷花

說文曰芰菱也

管子曰五沃之土生蓮

真人關令尹喜傳曰真人遊時各各坐蓮花之上一

花輒徑十丈

楚辭曰集芙蓉以爲裳又曰因芙蓉而爲媒懼褰衣

而濡足又曰搴芙蓉兮木末又曰披荷裯之晃晃又

曰製芰荷以爲衣兮蕙帶又曰芙蓉始發

雜芰荷紫莖屏風文綠波

洛神賦曰灼若芙蓉出綠波

文選曰芙蓉散其華又曰神颿自遠至左右芙蓉披

又曰菡萏溢金塘又曰魚戲新荷動又曰神蔡止荷

心

毛詩義疏曰的可磨以爲散輕身益氣令人強健

拾遺記曰漢昭帝遊柳池有芙蓉紫色大如斗花素

葉甘可食芬氣聞車之內蓮實如珠

宋起居註曰泰始二年嘉蓮一雙駢花並實合樹同

莖

宋書曰臧質字文含兵敗走入南湖無食噉蓮追至

質絡頸洗出皐兵見斬首傳京

搜神記曰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蓮花五六日而落又曰無錫上湖陂陂吏丁初雨止見一少婦人著青衣戴傘呼之不得自投陂中是大蒼獺衣傘皆是

荷花

萬歲(歷)曰太和二年烏程縣閣下生蓮花

顧啓期妻地記曰妻門東南有華墩陂中生千葉蓮花其荷與衆蓮荷無異菡萏色白豈佛經所載者也

王歆之神境記曰九疑山過半路皆行竹松下狹路有清澗澗中有黃色蓮花芳氣竟谷

浮圖澄傳曰澄呪鉢中青蓮花生

古今注曰一名水芝一名澤芝一名水花

華山記曰山頂有池池中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名華山

(詩)古詩曰江南可採蓮荷葉何田田魚戲荷葉東魚戲荷葉西魚戲荷葉南魚戲荷葉北又曰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採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

晉傅(元)歌詩曰度江南採蓮花芙蓉增輕曜若星羅綠葉映長波迴風容與動纖柯又曰煌煌芙蕖從風芬葩照以皎日濯以清波陰結其實陽發其花金房

綠葉素株翠柯

晉陸機芙蕖詩曰綠房含青實金條懸白璆俯仰隨
風偃燁(煜)照清流
晉張華荷詩曰荷生綠泉中碧葉齊如規迴蕩流霧
珠映水逐條垂照灼此金塘藻曜君玉池不愁世嘗
絕但畏盛明移
梁簡文帝詠芙蓉詩曰團花一蒂卷交葉半心開影
前光照曜香裏蝶徘徊欣隨玉露點不逐秋風催又
援蓮詩曰曉日照空磯採蓮承晚暉風起湖難度蓮
多摘未稀棹動芙蓉落船移白鷺飛荷絲傍繞腕菱
角遠牽衣

梁朱超詠同心芙蓉詩曰青山麗朝景(元)峰朗夜光
未及清池上紅蕖並出房日分雙帶影風合兩花香
魚驚長蓮折龜上礙荷長雲雨留輕潤草木應嘉祥
徒歌涉江曲誰見緝爲裳
梁劉緩詠江南可採蓮詩曰春初北岸涸夏月南湖
通卷荷剖欲倚芙蓉生即紅纖小宜廻逕船輕好人
叢叙光逐影亂衣香隨迎風江南少許地年年情不
窮
梁劉孝威和採蓮詩曰金鍔木蘭船戲採江南蓮蓮
香隔浦渡荷美滿江鮮房垂易入手柄曲自臨盤露

花時濕釧風莖乍拂鈿

梁吳筠採蓮詩曰錦帶雜花鈿羅衣垂綠川問子今何去出採江南蓮遼西三千里欲寄無因緣願君早旋反及此荷花鮮

梁沈約詠芙蓉詩曰微風搖紫葉輕露拂朱房中池所以綠待我汎紅光又詠新荷應詔曰勿言草卉賤幸宅天池中微根纔出浪短榦未搖風㝡知寸心裏蓄紫寢含紅

梁江洪詠荷詩曰澤陂有微草能花復能實碧葉喜翻風紅英宜照日移居玉池上託根庶非失如何霜

露交應與飛蓬匹

陳祖孫登詠城塹中荷詩曰白水麗金后青荷承日暉葉似環城盖香亂上橋衣岸高知水落影合見菱稀猶疑涉江處空望採蓮歸又賦得涉江採芙蓉詩曰浮照滿川漲芙蓉承落光人來間花影衣渡得荷香桂舟輕不定菱歌引更長採採嗟離別無暇緝爲裳

隋殷英童詠採蓮詩曰蕩舟無數伴解纜自相催汗粉無傭拭風裙隨意開棹移浮荇亂舩進倚荷來藕絲牽作縷蓮葉捧成杯

賦後漢閔鴻芙蓉賦曰乃有芙蓉靈草載育中川竦脩幹以凌波建緑葉之規圓灼若夜光之在(元)岫赤若太陽之映朝雲乃有陽文脩嫮傾城之色揚桂楫而來遊玩英華于水側納嘉實于傾筐珥紅葩以爲飾咸桃夭而歌詩申關雎以自勑嗟留夷與蘭芷聽鵾鴆而不鳴嘉芙蓉之殊偉託皇居以發英

魏陳王曹植芙蓉賦曰覽百卉之英茂無斯華之獨靈結脩根於重壤泛清流以擢莖其始榮也皎若夜光尋扶桑其揚暉也晃若九陽出暘谷芙蓉蔚產菡萏星屬綠條垂珠丹榮如緑焜焜韡韡爛若龍燭觀者終朝情猶未足於是狡童媛女相與同遊擢素手於羅袖接紅葩於中流

吳蘇彦芙蕖賦曰偉芙蓉之茵茵耀煒煌(煙)之丹花舒紅采於緑沼映的皪於朱霞

晉孫楚蓮花賦曰有自然之麗草育靈沼之清瀨結根係於重壤森蔓延以騰邁爾乃紅花電發暉光(煙)仰曜朝霞俯照緑水潛緗房之與窓芳含珍藕之甘腴攢聚星列纖離相扶

晉潘岳蓮花賦曰偉(元)澤之普衍嘉植物之並敷遊莫美於春臺華莫盛於芙蕖於是惠風動冲氣和暘

宏達堂校梓

清池詶蓮花舒緑葉挺纖柯結緑房列紅葩仰含清
液俯濯素波脩柯婀娜柔莖蒨弱流風徐轉迴波微
激其望之也(瞻)若曜日燭崑山其即之也晃若盈尺
映藍田

晉夏侯湛芙蓉賦曰臨清池以遊覽觀芙蓉之麗華
潛靈藕於(元)泉擢脩莖乎清波煥然蔭沼灼爾星羅
若乃迴縈外散菡萏内離的出豔發葉恢花披緑房
翠蒂紫飾紅敷黄螺圓出垂蕤散舒纓以金牙點以
素珠固陂池之麗觀尊終世之特殊爾乃採(溜)菡萏摘
圓質折碧皮食素實味甘滋而清美同嘉異乎橙橘
參嘉菓以作珍長充御乎口實

晉潘岳芙蓉賦曰蔭蘭池之豐沼育沃野之上腴課
衆榮而比觀煥卓犖而獨殊押臆雲布密吃星羅光
擬燭龍色奪朝霞丹輝拂紅飛鬚垂的斐披絕赫散
煥熠爚流芬賦采風靡雲旋布濩磊落蔓衍夭閑發
清陽而增媚潤白玉而加鮮

宋傅亮芙蓉賦曰考庶卉之珍麗寔總美於芙蕖潛
幽泉以育藕披翠蓮而挺敷汎輕荷以冒沼列紅菡
而曜除徹旭露以滋采靡朝風而肆芳表麗觀於中
沚播郁烈於蘭堂在龍見而萌秀于火中而結房豈

呈芬於芷蕙將越味於汝蘭佩
而荷裳伊㊀匠之有瞻充嘉卉於中渠既暉映於丹
墀亦納芳於綺疏

宋鮑昭芙蓉賦曰感衣裳於楚賦詠夏思於陳詩訪
羣英之豔絕標高名於洋芝青房兮規接紫的兮圖
羅樹妖遥之弱幹散菌茜之輕柯上星光而倒景下
龍鱗而隱波戲錦鱗而夕映濯繡羽而景過結遊童
之湘吹起艫妾之吳謌被碧塘之周流繞金渠之空
曲排積霧而揚芬鏡洞泉而含緑葉折水而爲珠條
集露而成玉潤蓬山之瓊膏暉蕊河之銀燭冠五華

於仙草超四照於霊木

梁簡文帝採蓮賦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荷花兮丹
復紅卧蓮葉而覆水亂高房而出叢楚王暇日之歡
麗人妖豔之質且棄垂釣之魚未論芳蒂之實唯欲
廻渡輕舩共採新蓮傍斜山而屢轉乘横流而不前
於是素腕舉紅袖長廻巧笑墮明璫荷稠刺密亟牽
衣而綰裳人喧水濺惜虧朱而壞粧物色雖晚徘徊
未反畏風多而榜危驚舟移而花遠謌曰常聞藻可
受採擷欲爲裙葉滑不留絰心忙無假薰千春誰與
樂唯有妾隨君

梁元帝採蓮賦曰紫莖芳文波紅蓮芳芰荷緑房芳翠蓋素實芳黄螺於時妖童媛女蕩舟心許鷁首徐迴兼傳羽杯棹將移而藻挂舩欲動而萍開爾其纖腰束素遷延顧步夏始春餘葉嫩花初恐沾裳而淺笑畏傾舩而斂裾故以水濺蘭橈盧侵羅襦菊澤未反梧臺迴見荇濕霑衫菱長繞釧泛柏舟而容與歌採蓮於枉渚歌曰碧玉小家女來嫁汝南王蓮花亂臉色荷葉雜衣香因持薦君子願襲芙蓉賞

梁昭明太子芙蓉賦曰色兼列綵體繁衆號初榮夏芬曉花秋曜興澤陂之徽章結江南之流調

梁江淹蓮花賦曰藻金光而池色藕氷折而玉清戴紅蓮以吐秀披終華以舒英故河北擢歌之姝江南採菱之女春水廣芳檝濛淫秋風駛芳舟容與看縹芰芳出波擘綃蓮芳映渚

頌顔延之碧芙蓉頌曰澤芝芳豔擅奇水屬練氣紅荷比符縹玉權麗滄池飛映雲屋實紀仙方各書靈蜀

贊晉郭璞芙蓉贊曰芙蓉麗草一日澤芝泛葉雲布映波振熙伯陽是食饗比靈期

表晉范寧爲豫章郡守新淦縣廳事前陸地生一蓮

花八冬花十六年更生四枚今年復生二十六枚鮮明可愛

啓劉表威謝東官賚藕啓曰色華玉樹味奪瓊漿根出楊池聞之僮的子爲霊散得自荓篇楚后江萍秦公海棗凡厥永羞莫敢相菄

菱

說文曰菱蔆也

廣志曰鉅野大於常陵淮漢以南凶年以菱爲蔬猶以橡爲資也

周官曰冬食蔆藕棗栗杼實

國語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

楚辭曰製芰荷以爲衣

呂氏春秋曰杜厲叔事莒公自以爲不見知居於海上夏食菱芡冬食橡栗莒公有難將死之其友曰不知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別也厲叔曰吾將以醜後世人主不知其臣者也

幽明録曰東平呂球豐財美貌乘舡至曲阿湖值風不得行泊荻際見一少女乘舡採菱舉體皆衣荷葉因問姑非鬼耶衣服何至如此女則有懼色荅云子

宏達堂校梓

不聞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乎然有懽容廻
舟理棹遂巡而去球遥射之即獲一獺向者之舩皆
是蘋蘩蘊藻之葉見老母立岸側如有所候望見舩
過因問云君向來不見湖中採菱女子耶球云近在
後尋射復獲老獺居湖次者咸云湖中常有採菱女
容色過人有時至人家結好者甚衆
詩梁簡文帝採菱詩曰菱花落復合桑女罷新蠶桂
棹浮星艇徘徊運葉南
梁費昶採菱詩曰妾家五湖口採菱五湖側玉面不
關妝雙眉本翠色日斜天欲暮風生浪未息

古歌曰蒲葉何離離
離騷曰抽蒲令陳坐援英兮爲蓋
文選曰新蒲節轉促
史記曰趙高將爲亂先設驗獻蒲以爲脯惑二世有
言蒲者誅之
漢書路溫舒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乃取澤中蒲
截以爲牒編用寫書又曰元帝疾時史丹以親密侍
疾唯上獨寢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
東觀漢記曰劉寬遷南陽太守溫仁多恕吏民有過
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秦記曰符洪之先居武都家生蒲長五丈狀如竹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氏焉洪後以讖文草付應王遂改姓符氏

續述征記曰鳥當沉湖（齊人謂湖爲沉）中有九十臺皆生結蒲云秦始皇遊此臺結蒲繫馬自此蒲生則結

幽明録曰河東常醜奴將一小兒湖邊拔蒲暮恒宿空田舍中時日向暝見一少女子姿容極美乘小舩載蕑遥前授醜奴舍寄住因卧覺有臊氣女已知人意便求出戸變爲獺

詩古詩曰青蒲緑蒂生我池中

梁江淹採菱詩曰秋日心容與涉水望碧蓮紫菱亦可採試以緩愁年參差萬葉下泛漾百流前高采溢通壑香芬麗廣川歌出櫂女曲儛入江南弦

梁陸罩採菱詩曰參差雜荇枝田田競荷密轉葉住香風舒花影流日戲鳥波中蕩游魚菱下出不與文王嗜羞持比萍實

梁江洪採菱詩曰風生緑葉聚波動紫莖開含花復含實正待佳人來又曰白日和清風輕雲雜高樹忽然當此時採菱復相遇

啓梁庾肩吾謝賚菱啓曰上林紫水雜薀藻而俱浮

雲夢清池間芙容而外發珍踰百味來薦晝盤恩重
千金遂沽菲席凌霜朱橘愧此開顏合露蒲桃慚其
不餉

蒲

山海經曰孟子之山其上多蒲

爾雅曰莞符離其上蔏今水中莞蒲可作蓆也

毛詩曰彼澤之陂有蒲與蕑又曰魚在在藻依于其
蒲

左傳曰齊侯澤之瓘蒲卑鮫守之不與民共又曰臧
文仲妾織蒲

齊謝朓詠蒲詩曰離離水上蒲結水散爲珠初萌實
鵾須暮蔬雜椒塗所嗟堂上曲遂鑠黃金軀

梁元帝賦得蒲生我池中詩曰池中種蒲葉葉影陰
池濱未好中宮薦行堪隱士輪爲書聊可截匹柳復
宜春瑞葉生符苑鏤碧獻周人

萍

爾雅曰萍萍也其大者曰蘋

周禮曰穀雨一日萍始生萍不生陰氣增盈

秋官曰萍氏掌禁川游者萍草無根取名不沈溺

異術曰萬年血爲萍

古詩曰泛泛江漢萍漂蕩水無根

江賦曰萍實時出而漂泳

東都賦曰發薸藻以潛魚

風賦曰起於青蘋之末

何宴詩曰願爲綠蘋草託身寄清池

劉霊曰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水之載浮萍

王逸曰自比如萍隨水浮游

本草經曰水萍一名水華味辛寒治暴熱身癢下水

烏鬚髮久服輕身一名水簾

毛詩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

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萍始生

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崑侖之蘋

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

王舟舟人取之問羣臣莫能識之使問孔子孔子曰

此謂萍實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能獲焉王遂

食大美又遣問孔子何以知之子曰吾昔遨陳聞童

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

如蜜吾是以知之

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

晉司馬彪萍詩曰汎汎江漢萍飄蕩水無根

梁庾肩吾賦得池萍詩曰風翮乍青紫浪起時踈密
本欲歎無根還驚能有實

賦晉夏侯湛浮萍賦曰步長渠以遊目覽隨波之微
草紛漂漱以澄茂羌孤生於靈沼罔纖根以自滋乃
逸蕩乎波表散圓葉以舒形發翠綵以含縹蔭脩魚
之華鱗翳蘭池之清潦既澹淡以順流又雍容以隨
風有纏薄於崖側或迴滯乎淵中紛上下而靡常漂
往來其無窮停不安處行無定軌流息則寧濤擾則
動浮輕善移勢危易溺

晉蘇彥浮萍賦曰余嘗汎舟遊觀鼓檝川湖覩浮萍
之飄浪乃觸水而自居體任適以應會亦隨遇而靡
拘伊弱卉之無心合至理之宜符

贊郭璞萍贊曰萍之在水猶卉植地靡見其布漠爾
鱗被物無常託孰之所寄

論晉杜恕駁論曰夫萍與菱之浮相似也菱植根萍
隨波是以堯舜歎巧言亂德仲尼惡紫之奪朱

苔

爾雅曰蕫石衣也

說文曰苔水衣也

淮南子曰窮谷之汚生青苔

風土記曰石髮水衣也青緑色皆生於石

遊名山志曰石簣山緑崖而上高百許丈裹悉青苔

無別草木

古今注曰苔或紫或青一名員蘚一名緑錢一名緑蘚

拾遺記曰晉武帝時租梨園獻蔓苔亦曰金苔亦曰夜明苔

江文通詩曰青苔日夜黃

江賦緑苔髮髮乎研上（研石也）

江淹青苔賦鑿山楹爲室有老苔焉

天台山賦曰踐苺苔之滑石

古詩曰青苔依空牆

詩　梁沈約詠青苔詩曰緣階已漠漠泥復綿綿微根知欲斷輕緑似更聯

梁庾肩吾新苔詩曰隨潮染岸石逐脉聚浮杳徒令阿谷麗停筐不沃沙

賦　江淹青苔賦曰嗟青苔之依依無色類而可方必居閑而就寂似幽意之深傷故其處石則松栝交陰泉雨長注橫礀俯視崩壁仰顧若其在水則鏡帶湖沼錦匝池林春塘秀色陽烏好音乃生水而摇蕩遂

出波而沉淫

菰

說文曰蔣菰也

廣雅曰蔣菰其米謂之彫胡

廣志曰菰可以爲庵蕳温於蕭生南方

莊子曰孔子之楚舍於蟻㊀之蔣

禮記曰十月收水澤之賦

江賦曰泛泛之蔣

吳都賦菰穗彫胡菰子作餅

宋玉之主人女爲炊彫胡飯

詩梁沈約詠菰詩曰結根布洲渚垂葉滿芊澤匹彼

露葵羹可以留上客

荻

爾雅曰荼亂也似葦而小

毛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

詩疏義曰荻或謂之荻至秋堅成謂之萑也

焦贛易林剥之坤曰從風縱火荻芝俱死

漢書曰董偃見寵館陶公主安陵表叔謂偃曰顧成

廣遠無宿宮又有荻竹藉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問

園於上此上所欲也

抱朴子曰吳世有姚光者有火術吳主身臨試之積荻數千束光從其上又以數千束荻累之因猛風燔之火盡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

晉中興書徵祥說曰童謡云官家養蘆化成荻蘆生不止自成積是時蘆循竊據廣州國未能討因而用之是官養之蘆也荻猶敵也

毛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又曰誰謂河廣一葦航之又曰有滥者淵萑葦淠淠又曰毳衣如菼又曰八月萑葦

禮記曰七月納材葦

呂氏春秋曰季秋之月命虞入材葦供國用

搜神記曰朽葦化蚕也

異苑曰盧龍將攻京師謡曰十丈芃屋盧作杜薙作郭璞奏曰不宜禁荻地禮云名山大澤不封蓋欲以民通財共利不獨專之也

詩梁元帝賦得春荻詩曰翠茭玉池前遥映江南蓮非秋無有眊未燒不生煙

詔宋武帝詔曰火府前歲所封諸洲蘆荻可開以利民

著

逸禮曰天子之蓍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蓍千歲三百莖者先知也

史記曰天下和平蓍莖長一丈其聚生百莖共根今

世取蓍八十莖長八尺即難得矣得六十莖長八尺

郎可用

洪範五行曰蓍之言爲蓍也百年一本生百莖此草

木之壽亦知吉凶者聖以問鬼神

淮南子曰上有叢蓍下有伏龜

詩梁范筠詠蓍詩曰數奇不可偶性直誰能紡龜蔡

伏靈異祥雲降温腴

賦晉傅元蓍賦曰春邁衡德於青陽混百卉而蘭生

逮朱夏而修茂暨商秋而堅貞雖離霜而未彫與潛

龜乎通靈於是原極以道掘形以度以類萬物之情

以通天下之故豈唯終始於事業乃參天而倚數棄

原野之蕭條升雲階而内御運茲莖於掌握爻象形

而星布信鈎深而致遠實開物而成務

茗

爾雅曰檟苦荼早採者爲茶晚採者爲茗

吳志曰孫皓每饗宴坐席無能否每率以七升爲限

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韋曜飲酒不過二升初見
禮異密賜荼茗以當酒
吳興記曰烏程縣西有溫山出御荈
續搜神記曰晉孝武帝世宣城人秦精嘗入武昌山
中探茗忽見一人身長一丈通體皆毛精見之大怖
毛人徑牽其臂將至山曲大叢茗處放之便去須臾
復來乃探懷中橘與精精甚怖負茗而歸
異苑曰剡縣陳務妻少寡與二兒爲居宅中先有古
塚每日作茗輒先以奠墳上二子患之曰古墓何
知徒以勞意欲堀除之母苦禁乃止夜即夢覓一人
自設祭來三百餘年謬蒙惠澤賢二子恒欲見毀相
賴保護雖潛壤與朽骨敢忘鬰棘之報明日晨興於
外屋得錢十萬似久埋者而貫皆新提還告其兒並
有慙色自是設饌愈謹

賦 晉杜育荈賦曰靈山惟嶽奇產所鍾厥生荈草彌
谷被岡承豐壤之滋潤受甘霆之霄降月惟初秋農
功少休結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則岷方之注挹彼清
流器澤陶簡出自東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劉惟茲初
成沫沉華浮煥如積雪 體 若春敷

茅

爾雅曰蔌杜茅也

說文曰菅茅也

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茅一名茹子又曰藉用白茅无咎

天官甸師祭祀洪蕭茅

禹貢曰荆州包匭菁茅

毛詩曰白茅菅兮白茅束兮又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又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左傳曰齊侯伐楚謂楚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典録曰武王伐殷徵子啓肉袒面縛牽羊把茅膝行而前

六韜曰呂尚坐茅而漁

尹文子曰堯爲天子土階三尺茅茨不翦

尸子曰殷湯救旱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身爲牲

莊子曰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此其所以終身弗如

離騷曰索藑茅以筵薦又曰蘭芷變而不芬兮荃蕙化而爲茅

史記封禪書曰管仲說桓公云古之封禪江淮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

吳録地理志曰桂陽郴縣有菁茅可縮布零陵有香茅任土貢之

沈約宋書曰有三脊茅生石頭西岸江夏王義恭累表勸封禪上甚悅

詩梁簡文帝香茅詩曰銅律與鳴琴俱稱類君子豈若江淮間發葉超衆美珍同自牧歸茅因豪征起豈獨邁秦衡方知蔑沅芷

梁定襄侯蕭祇詠香茅詩曰鷓鴣芳不歇霜繁緑更滋擢本同三脊流芳有四時麤根縮酒易結解舞鸞遲終當入楚貢豈夫詠陳詩

蓬

毛詩曰彼苗者蓬又曰首如飛蓬

蕪成賦蔌蔌風威孤蓬自振驚沙坐飛

列子曰見百歲髑髏蓬蒿而指之

曾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

商君書曰今夫飛蓬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

禮曰桑弧蓬矢

莊子曰斥鴳翱翔蓬蒿之間

古詩轉蓬離本根飄之畏長風又曰孤蓬轉霜根

離騷曰蓬艾親人御于茅兮

晉哀公失國走齊公問焉曰子之年甚少矣道至于此乎吾少之時多愛我者吾體不親人多諫者吾志不能用是內無弼外無輔輔弼無人詔諫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本密其枝葉

先王之風

淮南子曰見飛蓬轉而知爲車

三輔決錄曰張仲蔚平陵人也與同郡魏景卿俱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

詩　魏曹植詩曰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回飇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流宕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徽纆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沉憂令人老

晉司馬彪詩曰百草應節生含氣有深淺秋蓬獨何辜飄颻隨風轉長飇亭臺飛薄吹我之四遠攬苦望故株邈然無由反

艾

爾雅曰艾冰臺也

毛詩曰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莊子曰越王子搜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

得從之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
崔寔月令曰二月可採艾
博物志曰刻氷至圓以向日以艾於後承其影得火
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楚辭曰蕭艾於篋笥謂蕙芷而不香又曰扈服艾以盈縢芳謂幽蘭其不可佩又曰何昔日之芳草今今直爲此艾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神仙次藥有靈蓑艾
賦孔璠之艾賦曰良藥弗達妙針莫宣奇艾急病靡身挺煙治匪君臣得用神火振淹固於一爛氣絕息

乎無假滔建按而招祟鉗椒檮而貽禍伊茲艾之淑粹仍索質於中野嗟乎貞灰與邪懲迭御芳煙與苦蘭競薰是以艾正而賤蘭妖而珍故言堯則桀對舉蘭則艾因
贊孔璠之艾贊曰論詣靈艾蔚彼脩坂混區羣卉理深用遠

藤

爾雅曰諸慮曰虆今江東呼虆爲藤
廣雅曰蘴藤也
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

山海經曰甲山其上多黽今俚亦之屬
南方草物狀曰浮沉藤生子大如壐甌正月華色仍
連著實十月熟色赤生食之甜酢生交阯九真
含蘭子藤生緣樹木正二月花色四五月熟實如梨
赤如雄雞冠取生食之味淡泊出交阯合浦野聚藤
緣樹木二月花色仍連著實五六月熟子大如羙甌
俚民煮食其味甜酢出蒼梧菽藤生金封山俚人往
往賣之其色正赤出興古
裴氏廣州記曰土人伐船爲業隨樹所在就以成槽
皆去水難遠動有數里山生草名爲膏藤津汁軟滑
無物能比以此導地牽之如流亦五六丈船數人便
運
臨海異物志曰鍾藤附樹作根軟弱須緣樹而作藤
既纏裹樹便死且有惡汁尤令速朽也藤盛成樹若
木自然大者或至十圍又曰菽藤圍數寸重於竹可
以爲杖葭以縛船及以爲席勝於竹也
王歆始興記曰晉中朝有質子將歸忽有人寄其書
告曰吾家在觀亭亭廟石間有懸藤君至叩藤家人
自出歸者如其言果有二人出水取書并曰江伯令
君前入水見屋舍甚麗今俗咸言觀亭有江伯神也

顧微廣州記曰蔽藤如拼閭葉踈破皮青多棘刺高五六丈者如五六寸竹小者如筆管竹類有十許種續遊草藤也一曰諸藤二曰水藤山行渴則斷取汁飲之治人體有損絕沐則長髮去地一丈斷之輒更生根至地永不死

異苑曰永陽縣有山壁立千仞岩上有石室路右各爲神農窟窟前百藥叢茂莫不畢備又別有異藤花形似菱菜朝紫中緑晡黄暮青夜赤五色迭耀

詩梁簡文帝詠藤詩曰纖條寄喬木弱影掣風斜標春抽曉翠出霧挂懸花

菜蔬

毛詩曰其菽維何惟筍及蒲又曰我有旨蓄亦以禦冬

爾雅曰菜謂之蔬不熟曰饉

周禮春官曰春入學舍菜合舞

禮記曰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趣民務蓄菜

論語曰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

孔叢子曰菜謂之蔬

莊子曰顏回不茹葷三月

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壽木之華赤木之葉餘瞀之

南有菜名嘉樹其色若碧

漢書西域傳曰罽賓地温和冬食生菜

魏志曰倭國地温和冬夏食生菜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曰仙之上藥有碧海之琅菜

王充論衡曰董仲舒讀春秋三年不窺園菜

孝子傳曰洛陽公輦水作漿兼以給過者公補屬不

取其直天神化爲童生問公何不種菜曰無種卽遺

數升公種之化爲白璧餘皆爲錢公得以娶婦大夫

有汗豬之宮雖有美菜有義之士不食

莊子宣尼窮於陳蔡之間顏回擇菜

文選曰野有菜蔬之色

儀禮曰婚禮曷姑既沒則婦三月乃奠菜蔬蓋用待

告

漢書張竦曰古叛逆之國瀦其宮室以爲汙池名曰

凶墟雖生菜蔬而民不食菜之美者具區之菁

范宣挑菜傷指大啼曰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故啼

蜀都賦曰五肉土菜勝掩腥臊

廣州先賢傳曰丁密蒼梧人非家織布不衣非已耕

種菜果不食

杜蘭香別傳曰香降張碩賚菟檢酒七子標標多菜

而無他味亦有世間常菜輒有三種色或丹或紫一物與海蛤相象并有非時菜碩云食之亦不甘然一食七八日不饑

梁皇太子謝勑賚河南菜啓曰海水無波來因九譯周原澤洽味備百羞堯韭未傳姬歜非喻又謝勑賚大菘啓曰吳傀千里之蓴蜀慙七菜之賦是知泮宮採芹空入魯詩流火烹葵徒傳豳曲

葵

說文曰葵菜也

七啓曰芳孤精澤霜薑露葵

文選曰青青園中葵凝露待日晞又曰譬如後園葵有葉待秋霜又曰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

豳風曰七月烹葵及菽

左傳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莊下）

居亂不能危行
言遜以致肭足

師曠占曰黃帝問師曠曰欲知牛馬貴賤秋葵下小

葵生牛馬貴大葵不蟲牛馬賤

史記曰公儀休爲魯相食葵而美拔其園葵棄之

韓詩外傳曰魯監門女嬰相從續中夜泣曰衛世子不肖是以泣其偶問其故曰宋司馬得罪於宋出奔

於魯馬佚食吾園葵是歲亡利一半由是觀之禍福
相及也

烈女傳曰魯漆室女倚柱而嘯鄰婦曰欲嫁乎曰吾
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婦曰此魯大夫之憂女曰昔
吾客舍吾家繫馬於園馬佚踐吾園葵使吾終歲不
厭葵味

列仙傳曰丁次都不知何許人爲遼東丁氏作人丁
氏常使買葵冬得生葵問何得此葵云從日南買來
異苑曰符堅將敗南師夢葵生城內明以問婿婿曰
若征軍遠出難爲將也

博物志曰陳葵子微炒令爆吒散著熟地中遍踏之
朝種暮生遠不過宿

北齊彭城王攸在郡王氏種葵三畝被人盜之王密
令書葵葉明日市看之遂得偷者

古詩曰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友莫養負養友不成

晉陸機園葵詩曰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朝榮東
北傾夕穎西南晞霊露垂鮮澤朗日耀其暉時逝和
風戒歲暮傷飈飛曾露無温夜嚴霜有凝威幸蒙高
墉德㊀元景陰素質豐條並春盛落葉後秋衰慶彼晚

彫福恣此孤生悲又詩曰翩翩晚彫葵孤生寄北蕃被蒙覆露惠微軀後時殘庶足同一智生理各萬端不若聞道易但傷知命難

薺

爾雅曰薺賁大薺（似薺葉細）又曰差薺實

說文曰薺草可食也

毛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禮記曰孟夏之月靡草死

淮南子曰薺麥冬生而夏死

抱朴子曰薺麥大蒜仲夏而枯

賦夏侯湛賦曰寒冬之日余登乎城跱步北園覩衆草之萎悴覽林菓之零殘悲纖條之槁摧憫枯葉之飄殫見芳薺之時生被畦疇而獨繁鑽重氷而挺茂蒙嚴霜以發鮮含盛陽而弗萌在太陰而斯育永安性於猛寒羌無當乎煖燠齊精氣於欽凍均貞固乎松竹

齊卞伯玉薺賦曰終風掃於暮節霜露交於杪秋有菁菁之綠薺方滋繁於中(亡)

葱

禮記曰凡進食之禮葱渫處末又曰膾春用葱脂用

葱爲君子擇葱薤如絕其本末
爾雅曰茖山葱細莖大葉
劉向別傳曰都尉有種葱書曹公旣與先生言細人
覩之見其拔葱
莊子曰徐無鬼見武侯曰先生居山林厭葱韭今老
欲甘酒肉之味邪又曰春月飲酒加葱以通五臟
春秋元命苞曰天門山上有葱所種畦瀧悉着行人
拔取者悉絕若精神而求卽不拔自出奇異辛香
漢書曰龔遂勸民令人一口種五十本葱一畦韭百
本薤

西河舊事曰葱嶺在燉煌西八十里其山高大上生
葱故曰葱嶺
列仙傳曰阮㊀蛆山上種葱百餘年乃去
晉令曰居洛陽內園菜欲課以當者耳其引長流灌
紫葱可各三畝
東觀漢記曰孔奮字君魚爲姑藏長時天下亂河西
獨安藏長居數月輒致資產奮在姑臧四年財物不
增唯老母妻子但菜食或謂奮曰置脂膏中亦不能
自潤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曰仙人上藥有㊀都綺葱

邵信臣曰臣太官種冬葱生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也

蔘

爾雅曰蔨虞蔘（虞澤蔘也）

毛詩曰予又集于蔘菜（言辛苦也）

離騷曰蔘蟲不能從乎葵菜

吳氏本草曰蔘實一名天蔘一名野蔘一名澤蔘

禮記曰鶉羹雞羹鴽醢之蔘

劉向別録曰尹都尉書有種蔘篇

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吳欲復怨非一旦也苦思勞心夜以接日卧則切之以蔘

魏文子曰蔘蟲在蔘則生在芥則死非蔘仁而芥賊也本不可失

古詩曰蘇蔘出浦渠

賦

漢孔臧蔘蟲賦曰季夏既望暑往涼還逍遥諷誦遂居東園周旋覽觀態乎南蕃觀茲茂蔘紛葩吐榮猗那隨風緑葉厲莖爰有蠕蟲厥狀似蜆羣聚其間食之以生於是寤物託事推況乎人幼長斯蔘莫或知辛膏粱之子豈曰不云苟非德義不以爲家安逸無心如禽獸何逸必致驕驕必致亡匪准辛苦乃丁大殃

藝文類聚卷第八十三

唐太子率更令㊀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陵　王元貞校

成都嚴　琳校字

藝文類聚卷第八十三

唐太子率更令㊀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陵　王元貞校

寶玉部上　寶玉　金　珪　銀　秣

寶

爾雅曰琛寶也　美寶爲琛

禮記曰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　敬叔魯卿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以朝君

夫子曰如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

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

又曰宋人得玉獻諸子罕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公羊傳曰虞公貪而好寶及爲晉所滅抱寶牽馬而去又曰盜竊寶玉大弓

穆天子傳曰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所都是惟河宗氏天子崑崙之山(乙)春山之寶玉

管子曰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先王爲其從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

史記曰梁惠王與齊威王田於郊威王問曰王亦有寶乎惠王曰若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

淮南子曰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考瑕疊也)明月之珠不能無類(類緑結也)其小惡不足以妨大美也今志人所短忽人所長而求得賢乎天下則難矣

謝承漢書曰鄒人王逢得路遺寶物懸衢道求主(還)

晉安帝紀曰桓(元)尤愛珍寶常玩弄珠玉不離于手地鏡圖曰凡觀金玉寶劒銅鐵皆以辛之日待雨止明日平旦及黃昏夜半觀之所見光白者玉也赤者金黃者銅黑者鐵

金

爾雅曰黃金謂之鋈(音湯)其美者謂之鏐(音留)

尚書洪範五行四曰金金曰從革從革作辛(孔安國金可改庚辛金氣也)

穆天子傳曰披圖視天子之寶黃金之膏

晏子曰景公爲履黃金之綦

孝經援神契曰石潤苞玉丹精生金翠羽揚也(三物台和氣故能變通易色也)又曰四夷賓服則金勝土

孫氏瑞應圖曰王者不藏金玉則黃金見深山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黃金見深山

列子曰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

金何故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魯連子曰秦師圍趙而退平原君以千金欲爲魯連先生壽連笑曰所貴天下士者爲人釋難解人締結若即有取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

韓子曰荆南麗水之中生金

燕丹子曰太子自喜得荆軻永無憂奉後日與軻之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竈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祗賜金復進軻曰非爲太子憂金也但臂痛耳

史記曰秦獻公十八年雨金櫟陽公自以得金瑞故作畦時於櫟陽祀白帝又曰秦始皇葬於驪山以黄

金爲鳧鴈

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欲以爲相莊子辭而不許使者曰黄金白璧寶之至也卿相尊位也先生辭而不受何也

吳越春秋曰延陵季子出遊於齊見路有遺金有披裘採薪者季呼薪者取彼地金薪者曰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

列仙傳曰安期先生始皇請見之賜金璧數千萬

列女傳曰秋胡子既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見路傍有一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下車謂之曰吾有金願

與夫人婦笑曰嘻夫採桑以作紡績經織以供衣食
奉二親養夫子而已矣吾不願人之金
漢書曰武帝行幸回中詔曰往者朕郊見上帝泰山
見金宜更黃金爲麟趾裏蹄以協瑞焉又曰梁孝王
未死時金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
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又曰季布爲任俠有名楚
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又曰直不疑
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者誤持同舍郎金主覺
亡意不疑不疑謝之買金償之後告歸者來而歸金
前郎亡金者大慙又曰韋賢傳曰鄒魯諺云遺子黃
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又曰疏廣徙爲太傅頃之兄
子受爲少傅父子並爲師傅俱乞骸骨上以其年老
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又曰
秦幣黃金方寸而重一斤以鎰爲名
漢武故事曰帝年數歲長公主遍指侍者曰與子作
婦好否皆不用後指陳后帝曰若得阿嬌當作金屋
貯之
續漢書曰楊震爲東萊太守道經昌邑初震爲荊州
舉茂才王密密時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
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

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盧江七賢傳曰陳翼到藍鄉見道邊有馬傍有一病人呼曰我長安魏公卿聞盧江樂來遊今病不能前翼迎歸養之病困曰有金十餅素二十匹死則賣以殯斂餘謝主人既死翼賣素買棺衣衾以金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兄長公見馬告吏捕翼翼具言之棺下得金長公叩頭謝以金十餅投其門中翼送長安還之翼後爲魯陽扇號魯陽金尉

漢書曰王陽好車馬衣服及遷徙其載不過囊衣不畜餘財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風俗傳云王陽能

作黃金

郎原別傳曰原以喪亂方熾遂到遼東時同郡劉攀亦俱在焉遼東人畧奪太守公孫度度覺之捕其家而攀得免度曰有藏劉攀同誅攀窘逼歸原曰窮鳥入懷原曰焉知斯懷之可入遂匿之月餘東萊太守太史子義素有義節原欲以攀付之攀臨去以其手所杖劍金三餅與原原受金辭劍還謂度曰將軍平日與攀無郤而欲殺之者但恐其爲蜂蠆耳今攀以去而尚拘閉其家以情推之其念爲毒螫必滋甚矣度從之即出攀家原以金還之

曹操別傳曰操別入碭發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寶數
萬斤天子聞之哀泣

英雄記曰董卓郿塢有金二三萬斤

益部耆舊傳曰王忳諸師於客舍見諸生病甚困謂
忳云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與收藏尸骸未聞姓名
而絕忳賣金一斤以給棺殮九斤置生腰下後署大
廄亭長到亭白有白馬一疋入亭中其日大風有一
繡被隨風而來後乘馬突入金彥門彥父見曰眞盜
矣忳說狀又取被示之悵然曰此我子也以被馬歸
彥父彥父不受遣迎彥喪金具存

錄異傳曰隗炤者汝陰鴻壽亭民善於易臨終書板
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而慎莫賣宅也到
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頻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卿
以此板往責之勿違言也亡後果大困欲賣宅者數
矣憶夫言輒止到期日有龔使者果止亭中妻遂賣
板往責使者使者執板不知所言曰我平生不踐此
何緣爾耶使者沉吟良久謂曰賢夫何能妻曰夫善
易而未嘗爲人卜使者曰可知矣乃顧命侍者取著
而筮之卦成抵掌歎曰妙哉隗炤生含明隱迹而莫
之聞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

不相負金賢夫自有金乃知亡後當斆躬故藏金以
待泰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吾善
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甒覆以銅
枓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
如卜焉

搜神記曰郭巨兄弟三人早喪父禮畢二弟求分以
錢二千萬二弟各取千萬巨獨與母出居客舍夫婦
傭賃以給供養居有頃妻產男巨念與兒妨事親一
也老人得食喜分兒孫減饌二也乃於野鑿地欲埋
兒得石盖下有金一釜中有丹書曰孝子郭巨黃金

一釜以用賜汝於是名振天下

世說曰管寧華歆鋤菜見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
捉而擲去

異物志曰狼牖民與漢人交關常夜爲市以鼻嗅金
知其好惡

扶南傳曰毗騫國食器皆以金爲之

幽明録曰淮水極深無可筭計人見一金牛
形甚瑰壯以金爲鏁絆又曰巴(亡)縣自金岡以上二
十里名黃金潭莫測其深上有瀨亦名黃金瀨古有
釣於此潭獲一金鏁引之遂滿一船有金牛出身奔

壯釣人被駭牛因奮勇躍而還潭鑠乃將畫釣人以
刀斫得數尺潭瀨因此取名
異苑曰永康王曠井上有一洗石時見赤氣後有二
胡人寄宿忽求貿之未及度錢子婦孫氏覩二黃鳥
鬬於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黃金

銀

爾雅曰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音遼
史記封禪書曰殿得金德銀白山溢
漢書曰益州醎町山出銀黃石亦出銀又曰無雷國
出銀又曰黃金一斤直錢萬銖提銀八兩爲流直一
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千是爲銀貨二品
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南有銀山焉長五十餘里廣四
五里高百餘丈皆悉白金不雜土石不生草木
列傳異曰故司隸校尉上黨鮑子都少時上許掾於
道中遇一書生獨行無伴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爲按
摩奄忽亡不知姓名有素書一卷銀十餅即賣一餅
以殯殮餘銀以坑之素書著腹上哭之謂曰若子寃
靈有知當令子家知子在此今奉使命不獲久留遂
辭而去
抱朴子曰銀但不及金玉餌可以地仙

宏達堂校梓

南越志曰遂成縣任山有銀大銀山
地鏡圖曰銀之氣夜正白流散在地撥之隨手散復合此是也山有葱下有銀光隱隱正白山有磁石下有銅若金又曰白銀見爲雄雞
(贊)晉郭璞金銀贊曰惟金三品揚越作貢五材之珍是謂國用務經軍農爰及雕弄

玉

爾雅曰西方之美者霍山之珠玉焉又曰璿美玉也
治玉謂之琢亦謂之雕
廣志曰白玉美者可以照面出交州青玉出倭國赤

玉出夫餘瑜玉(元)玉水蒼玉皆佩用
尚書曰惟辟玉食
山海經曰黃帝乃取密之玉榮而投鍾山之陰陽瑾瑜之玉潤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景周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周官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珪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玄璜禮北方
禮記曰笏天子以球玉又曰執玉爵者不揮又曰受珠玉者以掬又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又

一宏達堂校梓

曰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爲
玉之寡而珉之多耶子曰若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
而澤仁也縝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
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
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若白虹天也精神
見于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大戴禮曰玉在山而木潤川生珠而岸不枯珠者陰
中之陽也故勝水玉者陽中之陰也故勝木

左傳曰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
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
乃獻之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則紫玉見於深山

周書曰武王俘商得寶玉萬四千佩有八萬

尚書中候曰文王至磻谿呂尚釣王趨稱曰望公七
年今見光景荅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檢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則有玉英英華也

穆天子傳曰披圖視典用觀天子寶器玉果璿珠燭
銀黃金之膏又曰天子北征東還乃脩黑水至于羣
玉之山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

刻子曰周穆王征西戎獻昆吾之劒赤刀切玉好切泥

孔叢子曰秦王得西戎利刀割玉如割木

尹文子曰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詐之曰此怪石也盍之弗利其家田父雖疑猶豫以歸置於廡下其玉明照一室大怖遽而棄之於遠野鄰人取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賀曰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又曰

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周人懷璞問鄭賈曰欲買璞乎鄭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

鬼谷子曰鄭人之取玉也必載司南之車爲其不惑也

紀年曰桀伐珉山珉山莊王女于桀二女曰琬曰琰桀受二女無子斷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

呂氏春秋曰人不愛昆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已之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蒼璧石多玉少也珠之不圓者璣皆踰不好也而愛之不

有之爲己用
得其利故也

戰國策曰周有砥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
四寶者天下名器獨不足以厚國家乎又曰蘇秦謂
楚王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

尚書大傳曰堯致舜天下贈以茗華之玉

春秋繁露曰公侯贊用玉玉潤而不汗至清潔也故
君子比之於王玉有瑕穢必見於外故君子不隱所
短

韓詩外傳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
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輝

淮南子曰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又曰崑崙山
中有層城九重上有珠樹玉樹又曰璇㻲之玉在汚
泥之中雖廉者釋又曰譬若鍾山崑崙之玉炊鑪炭
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得天地之精也又曰白玉不
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

十洲記曰周穆王時西胡獻玉杯是百玉之精明夜
照夕以杯於庭中比明旦而水滿於杯中汁甘而香
美斯靈器也

鹽鐵論曰崑山之傍以玉璞抵烏鵲

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

漢書曰宣帝幸河東鳳皇集得玉寶乃起萬壽宮

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以珊瑚爲枝碧玉爲葉華子青赤以珠玉爲之空其中如小鈴鎗鎗有聲

琴操曰卞和者楚野民得玉獻懷王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玉石以爲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平王又以爲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子立爲荆王和復欲獻之恐復見害乃抱其玉而哭晝夜不止涕盡續之以血荆王遣問之於是和隨使獻王王使剖之中果有玉乃封和爲陵陽侯卞和辭不就而去作退怨之歌曰悠悠沂水經荆山精氣欝浹谷巖中中有神寶灼明明穴山采玉難爲功於何獻之楚先王遇王闇昧信讒言斷截兩足離余身俛仰嗟歎心摧傷紫之亂朱粉墨同空山歔欷涕龍鍾天鑒孔明竟以彰沂水滂沛流于汶進寶得刑足離分斷者不續豈不怨

王逸正部論曰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猪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

續漢書曰三老五更玉杖又曰表逢爲三老賜玉杖

魏畧曰大秦國出五色玉

魏書曰文帝甄皇后光和中生每寢寐家中髮鬟見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

文士傳曰劉禎嘗預魏文帝坐見甄后不伏武帝大怒收付作部使摩石武帝常輦至尚方觀作者見禎摩石不仰帝問曰石何如禎因得喻已自理跪對曰石出自荆山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和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禀氣堅貞受茲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猶不得申武帝顧左右大笑赦禎復署吏

胡琮別傳曰吳時掘地得銅匣以琉璃爲蓋布雲母於其上開之得白玉如意大皇帝以問琮對曰秦始皇以金陵有天子氣處處埋寶物以當王土之氣此抑是乎

神仙傳曰沈羲爲仙人所迎見老君以金按玉盤賜之

搜神記曰羊公雍伯雒陽人性篤孝父母亡葬於終山遂家焉山高無水公汲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云玉當生其中又語云後當得以婦言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見玉子生石北平徐氏女甚有行人多求不許公乃試求焉徐氏笑以爲狂乃戲云得白璧一雙

來當爲婚公至所種石中得五雙以聘徐氏遂以女
妻之天子異之拜爲大夫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
各一丈中央一頃地名曰玉田
涼州記曰呂慕感(宝)二年有盜發駿陵得白玉樽
玉簫玉笛
異苑曰晉東瀛王騰鎮鄴常山天時大雪融液不
積掘得玉馬又曰(宏)農楊子陽聞土中有聲掘得玉
玦長可尺許屋棟間仍自漏秫米如此三年晝夜不
息米墜既止忽有一青蛇長數尺住在梁上每落糞
輒成碎銀子陽獲銀米遂爲富兒鍛銀作器貨賣倍

售餘家市者隨以破滅
白澤圖曰玉之精名曰委然如美女衣青衣見之以
桃戈刺之而呼其名則可得也夜行見女戴燭入石
石中有玉也
(詩)晉司馬彪詩曰玉出閬風側珠生南海濱奕奕不
周阪蘇桂揚其芬
(賦)晉傅咸玉賦曰易稱乾爲玉玉之美與天合德其
在玉藻仲尼論之備矣非復鄙文所可稱述萬物資
生玉稟其精體乾之剛配天之清故能珍嘉在昔實
用罔極夫豈君子之是比蓋乃王度之所式其爲美

也若此當其潛光荆野抱璞未理衆視之以爲石獨見知於卞子曠千載以遐棄倏一旦而見齒爲有國之偉寶禮神祇於明祀豈連城之足云嘉遭遇乎知已之不可遇譬河清之難俟既已若此誰亦泣血而刖趾

贊晉庾爾之玉贊曰圓璧月鏡瑳琳星羅結秀藍田輝眞荆和㊀珪特達瑜不掩瑕質鮮器潤流映旁施郭璞瓊瑜玉贊曰鍾山之寶爰有玉華光采流映氣如虹霞君子是佩象德閑邪

珪

說文曰玠大珪也斑大珪也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爾雅曰珪大尺二寸謂之玠白虎通曰珪以爲信而見何也珪者鋭上象物始生見於上也信莫著於見故以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爲言珪也上鋭陽也下方陰也山海經曰翰山之神祠之白圭易曰告公用圭

尚書禹貢曰禹錫㊀玄圭告厥成功㊀天色禹功聞於四海故錫㊀玄圭

以旌顯

周官禮曰以王作六瑞以等邦國王晉大圭執鎮圭

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藉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藉皆二采再就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圭璧以祀日月星辰青圭禮東方穀圭天子以娉女琬圭以治德結好(珓)圭以易行除慝土圭以致四時琮圭以覜聘牙璋以起軍治兵

禮記曰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又曰禮有以素爲貴者大圭不琢又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左傳曰鄭駟帶伐伯有伯有死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八月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而用珪質于河已復歸又曰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之人南(不佞敬王大夫晉以溫巳)朝也拘得玉者取其寶之則爲(助敬王南侵子)論語曰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

穆天子傳曰天子賓于西王母乃執白珪(元)璧以見西王母

墨子曰圭徒狹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蠭蜃

莊子曰楚昭王延屠羊以三珪之位
楚詞曰接徑千里出若雲三珪重侯聽類神察篤友
隱孤寡存
古今注曰章帝建初七年玉珪出㊀農華陰
贊曰郭璞珪贊曰玉作五瑞辯章有國君子鳴佩亦
以表德永觀厥祭時惟文則

成都嚴　琳校字

唐太子率更令㊀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陵　王元貞校

寶玉部下　璧　珠　貝　瑪瑙　瑠璃　車渠　琅玕　鋼

璧

白虎通曰方中圓外曰璧璧之爲言積也內方象地
外圓象天
爾雅曰璧大六寸謂之瑄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
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
尚書中候曰堯沉璧於河

周官禮曰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奠璧禮天
左傳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又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又曰初衛莊公自城上見巳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既出奔而入焉示之璧曰活我吾與汝璧巳氏曰殺汝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又曰秋楚子圍許縶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綬經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祓除凶之禮也）又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有大事于羣

望而祈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乃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齋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
穆天子傳曰天子賓于西王母乃執白珪璧以見之
莊子曰孔子問子桑雽曰吾見逐於魯伐樹於宋親交益疎何也對曰子獨不聞假之亡與（假國名也）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彼以利合者迫窮相棄也天屬者迫窮相收也
孫卿子曰聘人以珪問士以璧

呂氏春秋曰魯郤成子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觴之陳樂而不樂乃送之以璧成子曰觴我以酒懽我也陳樂不樂告我憂也送我以璧寄託之也衛其有亂乎背衛三十里聞審殖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居之分祿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

戰國策曰齊欲伐魏魏使謂淖子髡曰弊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髡入請說齊王曰魏齊之與國也伐之名醜而實危齊王乃止客謂齊王曰髡受魏璧馬王問髡曰先生有諸乎曰有之伐魏之事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臣於王何損

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又曰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楚王遣使車百乘獻夜光之璧

史記曰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儀掠笞不服儀謂妻曰視吾舌存否妻曰存曰足矣又曰處卿躡屩檐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又曰趙惠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王書曰願以十五城請易璧王召見藺相如遂遣奉璧西入秦秦王大喜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

上衝冠謂秦王曰趙王齋戒五日使臣奉璧今大王見臣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爲戲弄無償趙王城色故臣復取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舍相如廣成傳相如使人從他道以璧還趙

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持金十斤白璧百雙聘莊子以爲相莊子固辭

列士傳曰秦召魏公子無忌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將朱亥著猛獸圈中亥瞋目視之皆裂血出濺猛獸猛獸終不敢動

漢書曰沛公見項羽鴻門步從間道走去軍使張良留謝羽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誅過之脫身間至軍矣（脫身逃還其軍）故使臣獻璧羽受之

東觀漢記曰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辟朱暉爲掾正月旦將軍當奉璧賀故事少府給璧時陰就爲少府吏甚驕慢求不可得暉遥見就主簿持璧謂曰我素聞璧未嘗見借觀之主簿授暉暉授令使主簿遽白就曰朱掾義士勿求之蒼罷朝謂暉曰掾自視孰與藺相如

續漢書曰大秦國有夜光璧

鍾離意傳曰意爲魯相省視孔子授堂男子張伯劃
草階下土中得璧七枚懷藏其一以六白意意曰甕
中素書文曰後世脩吾書董仲舒璧有七張伯取其
一意召問之伯叩頭出之

物理論曰語曰士非玉璧談者爲價

抱朴子曰安期生賣藥海邊始皇異之賜以金璧直
數千萬安期生去而置之於阜鄉亭以赤玉舄爲報
留書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又曰余聞唐堯之爲
君也捐金於山虞舜之承禪也抵璧於谷
中興徵祥說曰王者不隱過則玉璧見

戴延之西征記曰宋公諮議參軍王智先停相谷遣
騎送道人惠義跪云有金璧之瑞公遣迎取軍進次
于崤東金璧至脩壇拜受之又曰冀州博陵郡王次
寺道人法稱告其弟子普嚴曰當高皇帝語吾言江
東有劉將軍是漢家苗裔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金
一餅與之璧數是劉氏卜世之數也惠義以義熙十
三年入當高山即得璧金獻焉

魏陳王曹植獻璧表曰臣聞玉不隱瑕臣不隱情
伏知所進非和氏之璞萬國之幣璧爲元貢
梁范鈞謝示璧表曰非郊禋有日禮天之寶肯降學

校且與圖水之符已集絳玉元珪未足云璧

檄梁吳筠檄江神書周穆王南巡自鄧祖閩遺我文璧僉曰此津貫緯百紀荐歷千春念茲文璧故問水濱江漢昌勛之自求多益反我名瑞躍此華璧則富有漢川世爲江伯如有貢穢心迷懷黍情戚藏玉泥中匿珪魚腹使公孫躡波而長呼子羽濟川而怒目欽飛舞劒而東臨蓋(上)躍馬而南逐打素蛤而爲粉碎紫貝其如粥又有川人勇俊處乎閩濮水居百里泥行萬宿右睨而河傾左咤而海覆乃把昆吾之銅純鈞之鐵被魚鱗之衣赴螺蚌之穴引澍

東隅移燃北島使蓬萊之根欝而生麈瀛洲之足淫而可掃按驪龍取其頷下之珠搦鯨魚拔其眼中之寶皇恩所被繁枯潤涸威之所加窮河絕漠願子三思反此明玉

珠

爾雅曰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

廣志曰莫難珠其色黃生東夷有明珠稱夜光有大珠徑寸或圍二寸已上出黃支有至圓珠置之平地終日不停

山海經曰開明北有珠樹文玉樹

尚書曰淮夷蠙珠暨魚

大戴禮曰川生珠而岸不枯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舍于珠澤珠澤之藪方三十里

晏子曰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連以珠貝玉之句其長尺氷月服之以聽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晏子曰古者聖人制衣服冬輕而煖夏輕而清今金玉之履氷月服之是重寒也

莊子曰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于崑崙之(仁遺其(元珠使智索之而弗得使離朱索之而弗得也使喫詬

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又河上有人家貧窮其子沒川得千金之珠謂其子取石來鍛之曰夫珠必在驪龍頷下子遭其睡也使而寤乎尚奚微哉又曰儒以詩禮發家

大儒臚傳曰從上語下曰臚傳東方作矣事久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陵之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髮摩接其顱豕而以金推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王孫子曰昔衛靈公坐重華之臺待女數百隨珠照

日羅衣從風仲叔御入諫靈公下席再拜曰寡人過矣

呂氏春秋曰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魚盡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又曰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

韓子曰楚人賣珠於鄭爲木蘭之櫃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瑰玉緝以翡翠鄭人買其櫃還其珠可謂善賣櫃不可謂善鬻珠也又曰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求我也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且

曰子取之邊候憂而釋之

戰國策曰張丑爲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欲殺我者人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我今已亡之矣而王不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且殺子刳子之腹反子之腸矣吾要且死子之腸亦且寸絕矣境吏恐而放之

淮南子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又曰楚王亡其猨而林木爲之殘宋王亡其珠而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寸光照千里

漢書曰武帝時使人入海市明月大珠至圍二寸已下又曰昭帝上官太后被珠襦廢少帝爲昌邑王列仙傳曰朱仲者會稽市販珠人漢高后時募市三寸珠乃詣闕上之賜金五百斤元公主私以七百金從仲求之仲獻四寸珠而去不知所之

漢武故事曰帝起神屋堂以白玉爲簾璅瑣爲押漢書曰董偃與母賣珠爲業偃年十三隨母入館陶公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得幸東觀漢記曰顯宗時鍾離意爲尚書交趾太守坐贓千金徵還伏法詔以資物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

委地而不拜賜上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賊贓之寶誠不敢拜受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之

謝承後漢書曰孟嘗爲合浦太守郡境舊採珠以易米食先時二千石貪穢使民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餓死者盈路孟嘗行化一年之間去珠復還又曰汝南李敬爲趙相奴於鼠穴中得繫珠瑞珥相連以問主簿對曰前相夫人昔亡三珠疑子婦竊之因其去婦敬乃送珠竹前相相慙追去婦還

續漢書曰扶風人王孫奮居富而性吝梁冀自以馬
乘具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五百萬與之冀大怒
乃告郡縣劾奮母爲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
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資財億七
千餘萬

三輔故事曰秦始皇葬驪山起陵高五十丈下以水
銀爲泉以明月珠爲日月

魏略曰大秦國出明珠夜光珠真白珠夫餘出珠珠
大如酸棗

魏志曰文帝問蘇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
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
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
帝嘿然

蜀志曰宋豫使吳孫權遺豫大珠一斛

搜神記曰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緝績其
人能泣珠又曰隨侯行見大蛇傷救而治之其後蛇
銜珠以報之徑盈寸純白而夜光可以燭堂故歷世
稱焉又曰吳王夫差女名玉死亡童子韓重至冢前
哭祭之女乃見形將重入冢遺徑寸明珠又曰有元
鶴爲丈人所射窮而歸嗆泰泰收養療治瘡瘡愈而

放之後鶴夜到門外衆執燭視之鶴雌雄雙至各銜
明珠以報參焉
三秦記曰昆明池昔有人釣魚綸絕而去遂通夢於
漢武帝求去鉤帝明日戲於池見大魚銜索帝曰豈
夢所見耶取而放之間三日池邊得明珠一雙帝曰
豈非魚之報耶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合浦民善游採珠兒年十餘歲
使教入水官禁民採珠巧盜者蹲水底刮蚌得好珠
吞而出
裴氏廣州記曰鯨鯢目即明月珠故死不見有目精

幽明錄曰漢武帝幸河渚聞絃歌之音俄而有老公
及年少數人出皆長八尺九寸爲帝奏樂飲酒老公
顧命取洞穴之寶一人受命下沒川底得一大珠徑
數寸明燿絕世上問東方朔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
百丈中有赤蚌生此珠焉又曰王敦召吳猛猛至江
口入水中命舡人並進舡至大雷見猛行水上從東
北還逆舡弟子問其故猛云水神數興波浪賊害行
旅暫過約勑以貢珠一握爲信
梁吳筠碎珠賦曰明珠碎矣于州之隈視圓流而
失轉見折水之亡廻謝驪宮之瑞飾粉靈蚌之神胎

若有人兮聲沕眛芳徼斷兮明珠碎明珠碎兮愴何
宣珠兮珠兮不復全

銘晉江統眞珠銘曰嗣茲陰景係磐太陽嘉彼令生
廉聲以章

貝

說文曰貝海甲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
到秦廢貝行泉

爾雅曰貝居陸焱在水蜬音含大者魦音冗小者鱮音積今之細貝亦有紫色者出日南元貝胎貝黑色者餘蜄黃白文音治黃質白文餘泉白黃文白質黃文也詩成是貝錦則紫貝也質黑爲文點也蚆音龐博

而頷庄駭反中國困廣兩頭銳蟲太而儉責小而惰惰狹而長

本草經曰貝子一名貝齒生東海

山海經曰陽山濁洛之水注千蕃之澤中多文貝又
曰陰山漁水中多文貝又曰邽山濛水多黃貝又曰
赤水之東蒼梧之野有文貝

歸藏曰有人將來遺我貨月以至則徹以求則得有
喜將至

毛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毛詩義疏曰貝鼈龜屬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
爲文皆行列相當大者有徑一尺六寸今九眞交阯

以爲杯盤寶物也

春秋運斗樞曰搖光得江吐大貝

太公六韜曰商王拘西伯昌於羑里太公謂散宜生求珍物以免君罪之九江得大貝百馮詩作朋

楚辭歌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

尚書大傳曰文王囚於羑里散宜生之江淮之浦而得大貝如車渠以獻紂

鹽鐵論曰教與民改弊與世易夏后以元貝周人以紫石也

漢書曰文帝賜南越王尉陀書及衣陁因使者獻紫貝五百又曰王莽時八貝四寸八分已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牡貝三寸六分已上一朋直五十么貝二寸四分已上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已上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不得爲朋每枚直錢三是爲貨貝五品貝不盈六分不得爲貨

廣州志曰凡有八紫貝最其美者出交州大貝出巨延州與行賈貿易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乃有大貝奇姿難儔素質紫飾文若羅珠不磨而瑩采耀光流思雕莫加欲琢靡踰在昔姬伯用免其拘

徐表南方記曰班貝產大者圍之得六寸小者圍之得五寸在於海邊捕魚時時有得之者大貝出諸薄巨延州土地採賣之以易絳青

劉欣期交州記曰大貝出日南如酒杯小貝貝齒也善治毒毒俱有紫色

南州異物志曰交阯北南海中有大文貝質白而文紫天姿自然不假雕琢磨瑩而光色煥爛

相貝經曰相貝經朱仲受之於琴高琴高乘魚浮于海河水產必究仲學仙於高而得其法又獻明珠於漢武去不知所之嚴助爲會稽太守仲又出遺助以徑尺之貝并致此文於助曰皇帝唐堯夏禹三代之貞瑞靈奇之秘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朱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飴系愈疾朱明目綬消氣瑕霞伏蛆蟲雖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有下此者鷹喙蟬眷以逐溫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文王請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懸於昭觀秦穆公以遺燕囂可以明目遠察宜玉宜金南海貝如珠礫或白駮其性寒其味甘止水毒浮貝使人寡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濯貝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黃脣黠齒

宏達堂校梓

有赤駮是也雖貝使病瘧黑鼻無皮是也瞻貝使胎消勿以示孕婦赤帶遍脊是也慧貝使人善忘勿以近人赤熾內殼赤絡是也瑩貝使童子愚女人淫有青脣赤鼻是也碧貝使童子盜脊上有縷句脣是也雨則重霧則輕委貝使人志強夜行伏迷鬼狼豹百獸赤中圓是也雨則輕霧則重

贊晉郭璞貝贊曰先民有作龜貝爲貨貴以文采賈以小大簡則易資犯而不過

瑪瑙

廣雅曰瑪瑙石次玉

廣志曰瑪瑙出西南諸國

元中記曰瑪瑙出月氏國

魏畧曰大秦國多瑪瑙

涼州記曰呂纂咸寧二年盜發張駿陵得瑪瑙鍾榼

賦魏文帝瑪瑙勒賦曰瑪瑙玉屬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似瑪瑙故其方人因以名之命夫良工是剖是鐫追形逐好從宜索便乃加砥礪刻方爲圓沉光內照浮景外鮮繁文縟藻交采接連嘉鏤錫之盛美感戎馬之首飾圖茲物之攸宜信君子之所服爾乃藉彼朱罽華勒用成駢居別趾煥若羅星

魏王粲瑪瑙勒賦曰遊大國以廣觀覽希世之偉寶總衆材而課美信莫臧於瑪瑙被文采之華飾雜朱綠與蒼皁於是乃命工人裁以飾勒因姿象形匪雕匪刻厥容應規厥性順德御世嗣之駿服表騄驥之儀則

瑠璃

廣雅曰瑠璃珠也

集韻曰瑠璃火齊珠也

廣志曰瑠璃出黃支斯調大秦曰南諸國

十洲記曰方丈山上有瑠璃宮

漢書曰武帝時使人入海市瑠璃

魏畧曰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紺縹紅紫十種瑠璃

吳歷曰黃武四年扶南諸外國來獻瑠璃

諸葛恢集詔答恢令致瑠璃椀

南州異物志曰瑠璃本質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狀如黃灰生南海濱亦可浣衣用之不須淋但投之中滑如苔石不得此灰則不可釋

世說曰滿奮畏風在武帝瑠璃窓內坐實窓似疎奮有疑帝問之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又曰武帝嘗

降王武子供饌盤悉用瑠璃器又曰王敦尚主至石崇舍如厠畢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椀盛澡豆王取豆著水中飲之謂之乾飯

賦晉潘尼瑠璃椀賦曰濟流沙之絶險越葱嶺之峻危於是遊西極望大蒙歷鍾山闚燭龍覲王母訪仙童取瑠璃之攸華詔曠世之良工纂元儀以取象准三辰以定容光映日曜圓盛月盈纖瑕罔麗飛塵靡停灼爛旁燭表裏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能喻其清剛堅金石勁勵瓊玉磨之不磷涅之不濁

圭渠

廣雅曰車渠石次玉也

廣志曰車渠出大秦國及西域諸國

元中記曰車渠出天竺國

蘇子曰車渠瑪瑙出於荒外今冀州之土曾未得其奇也

賦魏文帝車渠椀賦曰車渠玉屬也多纖理縟文生于西國其俗寶之惟二儀之普育何萬物之殊形料珍怪之上美無茲椀之獨靈苟華文之光麗發符采而揚榮理交錯以連屬似將離而復并或若朝雲浮高山忽似飛鳥厲蒼天夫其方者如矩圓者如規稠

希不謬洪纖有宜

王粲車渠椀賦曰侍君子之宴坐覽車渠之妙珍挺英才於山岳含陰陽之淑真飛輕縹與浮白若驚風之飄雲光清朗以內曜澤温潤而外津體貞剋而不撓理脩達而有文兼五德之上美超衆寶而絕倫

璅瑁

廣志曰璅瑁形似龜出南海巨延州

周書王會曰伊尹謂湯曰請以玳瑁爲獻

史記曰趙使於春申君欲誇楚爲璅瑁簪劍器悉飾以璅瑁

續漢書輿服志曰貴人助鬟璅瑁鈸

高文惠與婦書曰今致璅瑁梳一枚

南州異物志曰璅瑁如龜生南方海中大者如蘧蒢背上有鱗大如扇發取其鱗因見其文欲取作器則煮之因以刀截任意所作冷乃以梟魚皮錯治之後以枯條木葉瑩之乃有光耀

魏繁欽詩曰何以表別離耳後璅瑁鈸

賦晉潘尼璅瑁椀賦曰有璅瑁之奇寶亦同旅于介蟲下法川以矩夷上擬乾而規隆或步趾於清源或掉尾於泥中隨陰陽以潛躍與龜龍乎齊風包神藏

智備體兼才高下斯處水陸皆能文若綺波背負蓬萊爾乃遐夷效珍越裳貢職橫海萬里踰嶺千億挺璞荒巒摛藻辰極光曜炫晃昭爛燠韜嘉斯寶之羙料衆珍而靡對文不煩於錯鏤采不假乎藻績豈翡翠之足儷故犀象之能逮

後漢班固與竇憲牋曰明將軍賜固瑇瑁簪

銅

尚書曰淮海惟揚州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

左傳曰鄭伯朝楚楚子與之金曰無以爲兵使鑄三鍾

越絕書曰鄧山破而出錫若耶涸而出銅歐冶因爲純鈞之劒

史記曰秦始皇鑄天下兵器爲十二金人重各千斤

漢書曰凡律度量衡用銅者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曝露改其形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竹長十丈而一丈唯節疏軟而堅宜爲之也又曰吳有章郡銅山即招致天下人亡命者盜鑄錢以故土風而國用饒又曰士便善相相鄧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在我何謂貧於是賜通蜀東道銅山鑄錢

華嶠漢書曰霊帝時遂使鉤盾令宋典繕治南宮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㊀武闕外又鑄四鍾皆受二千斛懸於堂及霊臺殿殿前又鑄天禄蝦蟇吐水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南道之費

魏畧曰明帝徙長安諸鍾簴駱駝銅人承露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覇城又列坐於司馬門外

晉諸公贊曰司馬摸后關中鑄環銅人鑪簴爲金器以易穀

世語曰太康八年凌霊臺上生銅

林邑記曰林邑王范文鑄銅屋

㊀晉郭璞赤銅贊曰昆吾之山名銅所在切玉如泥火炎其采尸子所歎驗之汲宰

㊀梁沈約爲柳世隆上銅表曰夫幣以周務貨以賑民阜國康治莫尚乎此周氏致平始於圓法漢世幾屑省於貫朽名鑪化金良工盡藝方將盈金中藏收功上苑南楚陋其方府西京鄙其部内

藝文類聚卷第八十四

成都嚴　琳校字

藝文類聚卷第八十五

唐太子率更令㊞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陵　王元貞校

穀

百穀部　穀　禾　稻　秫　黍
粟　豆　麻　麥

爾雅曰中有岱嶽五穀魚鹽生焉穀不熟爲饑仍饑爲荐

周官曰揚州荆州宜種稻豫州宜種麥青州宜稻麥兗州宜三種雍州宜黍稷幽州三種冀州宜黍稷幷州宜五種

太宰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

禮記曰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

又曰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

穀梁傳曰一穀不升曰歉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饉四穀不升曰康五穀不升曰大侵則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有司官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

墨子曰一穀不收謂之旱二穀不收謂之饉三穀不收謂之饑四穀不收謂之饉五穀不收謂之饑饉五穀不熟謂之大侵則大夫以下損祿五分之一旱則二凶則三饑則四饑大侵則盡祿廩食而已

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是故無道之君及無道之民皆不能積其盛有餘之時以待其衰不足也

師曠占曰黃帝問師曠曰杏多實不蟲者來年秋善五木者五穀之先欲知五穀但視五木擇其木盛者來年益種之

京房易逆刻曰天雨穀歲大熟

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年天下野穀旋生麻菽尤盛又

曰欲征匈奴與竇固等議皆以爲塞外草美馬不須穀按軍出塞無穀馬肪言當與穀

論衡曰建武三十一年陳留雨穀蔽地視穀形若粢而黑此夷狄地生穀也夷狄不食穀生於草野成熟委於地遭疾風與之俱飛風衰穀集中國中國見之謂天雨穀也

風俗通曰牛乃耕農之本百姓所仰爲用最大國家之爲强弱也建武之初軍役亟動牛亦損耗農業頗廢米石萬錢天愛斯民扶助聖主事有徵應於是旅穀彌望野繭被山

曹瞞傳曰太祖嘗賦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以小斛量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斯衆太祖謂主者特當借汝死以厭衆不然事不解乃取問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

王肅喪服要記曰昔者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天設五穀囊乎公曰不也五穀囊者起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山恐魂之饑故作五穀囊吾父

魏志曰袁渙字曜卿爲魏國郎中令及卒太祖爲之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爲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敖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家

一赦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
太倉穀者官法也垣下穀者親舊也
江表傳曰諸葛亮聞恪伐徐詳書與陸遜曰家兄年
老而恪性踈今使典主粮穀粮穀軍之要最僕雖在
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爲啓至尊轉之
王隱晉書曰鄧攸爲吳郡吳人饑荒攸輒出臺倉賑
之被劾輒出穀攸歎曰善不可爲也
幽明録曰琅琊諸葛氏兄弟二人寓居晉陵家甚貧
耗常假貸給穀在圖中計日月未應盡而早以空罄
始者故謂是家中相竊盜故復封撿題識而耗如初
後有宿客遠來至巷口見數人檐穀從門出客借問
諸葛在不荅云悉在客進語訖因問卿何得大糴穀
主人云告乞充口云何糴之客云吾向來逢見人稽
穀出爲是何事主人兄弟相視竊自疑怪人看封題
儼然如故試開圖量視無十許斛知前後所失非人
爲之也
[魏]陳王曹植魏德論謳曰於穆聖皇仁暢惠渥辟
獻減膳以服鰥獨和氣致祥時雨滲漉野草萌變化
成嘉穀
[晉]梁元帝上穀充軍粮啓曰臣聞金城千仞必資守

粟華車千乘其在饋實願武車綏旌列飛鴻之行陳
奉辭受脤拚孽獸於貙虎賈逵渠水雖曰難蹤梁習
勤農編知自勉

禾

說文曰禾嘉穀也以二月而種八月始熟得時之中
故謂之禾

山海經曰崑崙墟上有木禾禾長五尋

尚書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歸周公
于東作歸禾（孔曰隴也穎穗也禾各生二壟而共爲一穗天下禾同之象周公德所以致故歸

左傳曰鄭祭足帥師取成周之禾

孝經援神契曰德下至地則嘉禾生

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元）山之禾

史記曰管仲說桓公曰古之封禪者北里之禾所以
爲盛

淮南子曰后稷辟土墾草而不能使禾冬生

東觀漢記曰光武生於濟陽縣是歲有嘉禾一莖九
穗又曰（詣）于恭有盜刈恭禾者恭見之念其愧因自
伏草中盜去乃起

續漢書曰承宮琅耶人也當在蒙山中耕種禾黍臨

熟人認之宮便推與而去由是發名

古今注曰和帝元年嘉禾生濟陰城陽一莖九穗安帝延光二年嘉禾生九真百五十六本七百六十八穗

吳志曰赤烏七年宛陵言嘉禾生又曰會稽言嘉禾生改年爲嘉禾

晉起居注曰武帝世嘉禾三生元帝世嘉禾三生其莖七穗

續搜神記曰廬陵巴(乙)人周晃者世以田作爲業年常田數十頃家漸富晉太元初秋收已過穫刈都畢

明旦至田禾悉復滿湛然如先即便更穫盈倉於此遂巨富

夢書曰禾稼爲財田之所出夢見禾稼言財氣生

(謳)魏陳王曹植魏德論謳曰猗猗嘉禾惟穀之精其洪盈箱協穗殊莖昔生周朝今植魏庭獻之廟堂以昭祖靈

(贊)宋孝武帝清暑殿嘉禾贊曰維殷粤周有穗表禎祥乎合矣超瑞高麾非原非澤乃瑞乃靈庶藉天貺廣茲化清

稻

爾雅曰稌稻也說文曰稌稻也
廣雅曰稻穗謂之禾
廣志曰有紫芒稻赤穜稻白米稻南方有蟬鳴稻
禮記曰祭宗廟之禮稻曰嘉蔬
吳志曰鍾離牧山陰人少居永興自墾田種二十餘畝臨熟而縣民認取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民
江表傳曰孫亮五鳳元年交阯稗草化爲稻
會稽典錄曰夏香有盜刈稻者香助收之盜者慙送以還香香不受

晉湛方生庭前植稻苗賛曰蒨蒨嘉苗離離階側
弱莖繁育圓株踈植清流津根輕露濯色

稅

說文曰稅稻屬也
廣雅曰秫稅也
廣志曰粳有烏稅黑穜
鄭氏婚禮謁文賛曰稅米馥芬婚禮之珍
魏文帝與朝臣書曰江表唯長沙名有好米何時此新成粳稻邪上風炊之五里聞香
表准觀殊俗曰河内青稻新成白粳

廩梁庾肩吾謝賚粳米啓曰出梁國租兼水陸之殊品伊尹說而不至石崇豪所未及遇處嘿之得實同朗之舉著長河可塞上德無訓又謝湘東王賚米啓曰味重新城香踰滻水連舟入浦似彦伯之南歸積地爲山疑馬援之西至不待候沙同新渝之再熟無勞拜石均遼倉之重滿前恩未達次偃仍流墨翟假以故書裴楷憩其國賜又荅湘東王賚粳米啓曰竊以農夫力耕時逢儉歲踈賤時澤必取豐年椓斛瀉珠嘉聞陶量翻庭委玉欣見馬圖

黍

爾雅曰秬黑黍稃一稈二米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也說文曰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山海經曰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黍膏稷禮記曰仲夏之月農乃登黍毛詩曰黍離閔宗周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又曰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又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

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南海之秬

韓子曰韓昭侯之時黍種嘗貴尠有昭侯令人覆廩廩吏果竊黍種而糶之又曰孔子侍坐於魯哀公設

桃具黍哀公曰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啜桃左右自掩口失笑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先桃之也仲尼對曰㊀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以爲上盛菓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於廟㊁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蓏之下是侵上忽下也

史記封禪書曰管仲說桓公曰古之封禪鄗上黍所以爲盛

淮南子曰渭水多力而宜黍

東觀漢記曰承宮將妻子入華蓋蒙陰山谷耕種黍

黍

古今注曰宣帝元康四年長安雨黑黍粟和帝元興元年黑黍穗一禾二實或三四實生任城得粟三升八升以薦宗廟

賦晉稽含孤黍賦曰余愼終屋之南榮有孤黍生焉因泥之濕遭雨之潤宿昔萌芽蘖滋茂甚速塗燥根淺忽然萎殞深感此黍不韜種以待時貪榮棄本寄身非所自取彫枯不亦宜乎

粟

爾雅曰蘵赤苗芑白苗蘵赤粱粟也芑白粱粟也又曰粱稷今江東呼

粟爲粢粢也稷
次曰穉粟也

說文曰粟嘉穀實也粟之爲言續也

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破木爲耜鉏耨以艾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菓蓏之實

左傳曰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饋國人粟戶八鍾又曰冬晉荐饑乞糴于秦秦伯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論語曰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

聞君子周急不繼富又曰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無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雜書說禾曰倉帝起天雨粟青雲扶日

六韜曰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

晏子曰北郭騷見晏子託以養母晏子分倉粟府金以遺之騷辭金受粟

春秋說題辭曰粟五變生爲苗秀爲禾三變而祭謂之粟四變曰米五變而蒸飯可食

孔叢子公儀曰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曰爲賓而無當也或曰子取

人粟而辭酒是辭少而受多也於義無名於分則不
全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仍不幸而貧至及困乏將絕
先人之祀夫所以受粟爲周之也酒脯則所飲讌也
方乏於食而乃飲燕非義也吾豈以爲分哉度義而
行之又曰季桓子以粟十鍾饋夫子受而班門人之
無者子貢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今而施人無乃
垂彼意乎子曰吾受而不辭爲季孫之惠受不爲富
惠於一人豈若數百人哉

莊子曰莊周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
邑金貸子三百金可乎周忿然曰昔乃言此不如早

索我枯魚之肆

商君書曰金一兩生境內粟一十二石死於境外粟
十二石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國好生金於境
內則金粟兩死府庫兩虛國弱好生粟於境內金粟
兩生倉府兩實國强

呂氏春秋曰飯美者不周之粟

史記曰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往歸焉值武王東
伐紂叩馬諫左右欲刃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
之武王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
粟而餓死又曰宣曲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

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民獨窖舍粟楚漢相距滎陽
民不得耕種米至貴已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以此
起富又曰漢興七十餘年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
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也
賈誼書曰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秕無敢以粟
於是舍無秕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秕吏以請
曰秕食鳧鴈爲無費也今求秕於民二石粟而易一
石秕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爾知
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敢墮者豈爲
鳥獸哉粟米入上食也柰何其以養鳥且汝知小小
計而不知大害
漢書曰東方朔曰侏儒長三尺餘俸一囊粟錢二百
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
欲死臣朔飢欲死
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力牧泰山稽輔之狗彘吐菽
粟於道路而無分爭之心又曰昔者倉頡作書而天
雨粟
說苑曰高平王遣使者從魏文侯貸粟文侯曰須吾
租收邑粟至乃得也使者曰臣初來時見瀆中有魚
張口謂臣曰吾窮水魚命在呼吸可得灌乎臣謂之

曰待吾南見河伯之君決江淮之水灌汝口魚曰爲命在須臾及須決淮之水比至還必求吾於枯魚之肆今高平倉窮故遣臣詣君貸粟乃須租收粟至者大王必求臣死人之墓矣

古今注曰武帝建元四年天雨粟宣帝地節三年長安雨黑粟竟㊀元年南陽山都縣雨粟色青黑味苦大者如小豆小者如麻子

風俗通曰燕太子丹仰歎天爲雨粟

桂陽先賢書贊曰成丁郴人能達鳥鳴爲郡主簿與衆人俱坐聞雀鳴而笑曰東市輦粟車覆雀相呼往食之衆人遽視信然

汜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夫穀帛實天下之命衛尉前上蠶法今上農事人所忽略衛尉勤之可謂忠國憂民之至

㊀漢鼂錯上書曰利民欲者莫如用爵致粟矣能以粟拜爵者皆民之有餘者也取有餘以給塞下之食則富人有爵而貧民損益於征賦矣此以有餘補不足而貧富之民各得其願也

豆

物理論曰菽者衆豆之揔名

龍魚河圖曰歲暮夕四更中取二七豆子二七麻子家人頭少許髮合麻子豆著井中祝勿井吏其家竟年不遭傷寒辟五温鬼

管子曰桓公北伐山戎以戎菽遍布於天下

鶡冠子曰兩葉蔽目不見太山雙豆塞耳不聞雷霆

史記曰棄爲兒時好種樹麻菽麥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太原人也與周黨相友黨年過仲叔共啜菽飲水無菜茹又曰劉平嘗爲餓賊所劫叩頭曰老母飢少氣力待平爲命願得還飯食母馳來就死涕泣祭於肝膽賊即遣去乃撫三升豆以謝賊恩

古今注曰宣帝元康四年南陽甫豆

吳志曰趙達善筭使人取小豆數升播之席上立知其數

王隱晉書曰時王浚稱制邊垂潛使人問霍原原不荅浚既銜之有遼東內從三百餘人依山爲賊意欲刼原爲王亦未能行時有誣曰天子在何許近在豆田中豆者爲霍浚遂害原懸其首諸生悲哭其中

鄴中記曰石勒諱胡胡物改名名胡麨曰麻餅胡綏

曰香綏胡豆曰國豆
笑林曰有人弔喪并欲賚物助之問人可與何等物人荅曰錢布穀帛任卿所有耳因賚大豆一斛相與孝子哭喚奈何已以爲問豆荅曰可作飯孝子哭復喚窮已曰適得便窮自當更送一斛
雜五行書曰常以正月亦用月米以麻子七枚赤豆二七枚著井中辟温病甚神效與龍魚河圖語小異故重取
賦張翰豆羹賦曰乃有孟秋嘉菽垂枝挺莢是刈是穫充簋盈篋香鬱和調周疾赴急時御一杯下咽三歎時在下邑頗多艱難空匱之厄固不綴權追念昔

日啜菽永安

麻

爾雅曰枲麻賁枲實麻子也
廣雅曰賁麻也
毛詩曰(匠)中有麻又曰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又曰麻麥幪幪
禮記曰仲秋之月天子乃以大嘗麻先薦寢廟
淮南子曰汾水濛濁而宜麻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太原人也與周黨友嘗遺其生麻仲叔歎曰我欲省煩耳受而不食

宏達堂校梓

風俗通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贊曰晉郭璞麻贊曰草皮之良莫貴於麻用無不給服無不加至物在邇求之好遐

麥

毛詩曰爰采麥矣沫之北矣

左傳曰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曰晉侯夢大厲公覺召桑田巫巫曰不食新矣六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云而殺之將食張如厠陷而卒

家語曰宓子賤爲單父宰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

單父單父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皆使出獲麥可以益粮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賤不聽俄而齊寇遂平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曰民寒耕熱芸曾不得食可不哀哉猶可有告而不聽非所以也宓子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得獲是使民樂有寇也且單父得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强喪之不加弱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媿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莊子曰儒以禮詩殮家小儒口中有珠詩曰青青之

麥生陵之陂生不施死何舍珠爲
史記曰箕子朝周過故殷墟見禾黍箕子傷之欲哭
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
其詩曰麥秀漸漸兮黍禾油油
漢書曰武帝外事四夷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
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五
穀最重粟麥
東觀漢記曰高鳳南陽人誦讀晝夜不絕妻嘗之田
曝麥於庭以竿授鳳令護雞雞受竿誦經如故天大雷
暴雨淹流鳳留意在經史忽不視麥麥隨水漂去又

曰張堪爲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
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續漢書曰桓帝時童謡曰小麥青青太麥枯誰當穫
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
曹瞞傳曰太祖嘗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
騎士皆下馬持麥以相付時太祖馬騰入麥中勃主
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
法而自犯之何以率下然孤爲軍師不可殺謂自刑
因援劒割髮以置地
諸葛恪別傳曰孫權嘗饗羣使費禕禕停食遲索筆

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焉

博物志曰近世有田夫至巧而不自覺也其婦稱之

猶不自信乃削木爲麥入市糴之糴者無疑歸磨乃

覺非麥

晉中興書曰符健洪弟三弟健陰圖關中陽使其徒

種麥示無西意

秦子曰孔文舉爲北海相有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

憔悴文舉殺之又有母病達恩食新麥家無乃盜鄰

熟麥而進之文舉聞之特賞曰無有來討勿復盜也

盜而不罪者以爲勤於母飢哭而見殺者以爲形慙

而實否

秦魏黃覲曰今年麥苗雖好臨熟多雨而悉覆偃壞

小麥略盡惟穜麥大麥頗得半收耳

布帛部　素　錦　絹　綾　羅　布

素

釋名曰素樸素也已織則供用不復飾也

毛詩曰素衣朱繡

禮記曰天子素帶朱裏

范子計然曰白素出三輔

楊雄荅劉歆書曰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街卒會者

宏達堂校梓

雄常把三十弱翰筆賓油素三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鉛槧二十七歲於今矣

東觀漢記曰鄭據守正盡節賜據素六十匹由是顯名

班固與弟超書曰今賚白素三匹欲以市月氏馬蘇合香闕登

鹽鐵論曰編素不能自分其繒墨賢聖不能自治其亂也

詩古詩曰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以縑持比素新人不如故

賦漢班婕妤擣素賦曰若乃廣儲懸月暉木流清桂露朝滿凉衿夕輕改容飾而相命卷霜帛而下庭曳羅裙之綺靡振珠珮之精明若乃盼睞生姿動容多製弱態含羞妖風靡麗於是投香杵叩玫砧擇鸞聲爭鳳音梧因虛而調遠柱田貞而響沈散繁輕而浮捷節疎亮而清深調非常律聲無定本任落手之參差從風颺之近遠或連躍而更投或雙舒而長卷修長袖於妍袂綴半月於蘭襟表纖手於微縫庶見跡而知心計脩路之遐奠恐芬芳之易泄書既封而重題筒已緘而更結

錦

說文曰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制字帛與金也

毛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又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婁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讒人者亦以太甚

左傳曰狄滅衛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歸公乘馬走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又曰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居否（尹何年少）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矣子產曰不可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

墨子曰古之人未知爲衣服衣皮毛今則厚斂百姓以爲錦繡文采靡曼之衣

說苑曰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前田子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子父死於戰以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矣今滋甚也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

漢書曰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羽見秦皆已燒殘則乃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

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又
曰宣帝時呼韓邪單于來朝賜錦帛九十匹
漢武內傳曰帝見西王母巾器中有一卷小書盛以
紫錦之囊
漢官典職曰尚書郎入直中官供錦被
魏文帝詔羣臣曰前後每得蜀錦殊不相似
蜀志曰先主平益州賜諸葛亮法正張飛關羽錦各
千匹
環氏吳記曰蜀遣使吳齎重錦千端
異物志曰錦烏文章如丹地錦而藻繢采文俗人見
其端正似錦因謂之錦鳥
神仙傳曰淮南王爲入公張錦綺之帳燔百和之香
世說曰石崇錦步障四十里
魏志曰景初中賜倭女王絳地蛟龍錦五匹
詩古詩曰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
啓梁皇太子謝勑賚魏國所獻錦等啓曰山羊之毳
東燕之席尚傳登高之文北鄴之錦猶見胡綾織大
秦之草戎布紡元菟之花
梁元帝爲江夏王安豐謝東宮賚錦啓曰舒將並石
堪來暮雨榮持結纖剩可蕩舟秦川書字妙能入體

鄴縣登高眞堪九日宋姬贈馬未足爲榮馮媛乘車方茲非寵又謝東宮賚辟邪子錦白褊等啓曰江波可濯豈藉成都之水登高爲艷取映鳳皇之文至如鮮潔齊紈聲高趙縠色方藍浦光譬霊山試以照花含銀燭之狀將持比月亂含璧之暉

絹

廣雅曰繁總鮮文文縠絹也

華嶠後漢書曰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盜夜入其家止於梁上寔陰見之乃自整拂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

耳如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于地寔餘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然當由貧困今遺絹二匹自是縣無復盜竊

魏略曰文帝在東宮嘗從曹汝貸絹百疋洪不肯與及洪犯法自分必死既得原上書謝

孔舒元在窮記曰賊來入門時家見在絹布三千餘疋及衣被器物皆令婢使輦出著庭中恣其所取由是皆競取財物不暇復見殺

晉公卿禮秩曰品第一者春賜絹百疋秋賜二百疋

王隱晉書曰王尼見太傅越曰公貧尼物越答初不

識此事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賊盜公行是與自盜無異也今君左右有屋舍尼獨窮困是亦明公負尼物也越意解大笑與尼絹五十疋

晉陽秋曰胡威少有志尚厲操清白父質爲荆州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童僕威自驅驢單行拜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其絹一疋爲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又曰桓溫入蜀聞有善星者夜執其手於星下問國祚脩短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炔無虞五十年外不論耳溫不悅送絹一匹錢五千與之星人詣主簿晉鑒齒曰令受旨自裁乞命爲摽揭棺木問其故曰賜絹令僕自絞乞錢以買棺故知之耳鑒齒曰君幾誤死君聞子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絹以戲君錢供資糧是聽君云耳星人喜以言詣溫溫笑曰君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也

趙書曰石勒參軍周雅爲館陶令盜官絹數百匹下獄後每設大會使與俳兒著介幘絹單衣優問曰汝爲何官在我俳中曰本館陶令計二十數單衣曰政

坐耳是故入輩中以爲大笑

表梁沈約謝立皇太子賜絹表曰臣聞重離在天八紘之所共仰明兩作貳萬國所以咸寧太子體岐弱載表睿坤茂典册既升休祚方遠率土含歡遐邇均抃天情載洽慶賜必周幣帛嘉貺猥班庸劣

啓梁沈約謝賜輤調絹等啓曰霜紈雪委霧穀氷鮮昔劉氏歸國未聞漢儲之禮曹植還蕃非降魏兩之賜恩愈枉道貴深東帛又謝安出門宮賜絹綺獨啓曰桓室金縷本非所議孟姬作具獨若未周慈澤曲臨珍華兼重制爲美服隻綺易儔舉而不息三夜有待又謝勑賜絹葛啓曰素采水華絺文霜潔變渭暑於閨閤起涼風於襟袖

梁庾肩吾答武陵王賚絹啓曰清河之珍㊀圖軼其東帛關東之妙潛織陋其卷綃遂使鶴露霑凝輕絺立變鴈風朝急冶服成温

周王褒謝賚絹啓曰似逐安車之徵如輕殿中之對臣善識山川應圖方丈脫能臨水必不棄書

綾

釋名曰綾者其文望之似氷綾之理也

太公六韜曰夏殷棄紂之時婦人錦繡文綺之坐席

宏達堂校梓

衣以綾紈常三百人

漢武帝內傳曰西王母侍女服紺綾之裙

漢官典職儀曰尚書郎直供青綾白綾被

魏畧曰大秦國有金縷雜色綾其國利得中國綵素解以爲胡綾

符丕荅謝(元)書曰今往大文綾羅各五十匹

世說曰武帝嘗降王武子供饌槃悉用瑠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褶以手擎飲食

荀勗爲晉文王與孫皓書曰今餉雜色綾千端

晉令曰第六品已不得服今縑綾錦有私織者録付

尚方

咸康起居注曰詔臨邑王使主范柳所貢物多降綾是其所珍可籌量增賜

(啓)梁庾肩吾謝武陵王賚白綺綾啓曰圖雲緝鶴鄂市稀逢寫霧傳花叢臺罕遇雖復馬均騏思比巧猶慙虞卿受金方恩未重此扁舟獨反燕路有心載寶言歸銜珠無日

(書)梁庾肩吾荅餉綾綺書曰潔同雪霜華踰紵綺長裾可曳無愧王門之賓廣袖將裁翻有城中之製

羅

釋名曰羅文羅疏也
太山黃庭經曰黃庭爲不死之道受者羣九日金蘭
鳳文之羅四十匹
范子曰羅出齊郡燕丹子曰荆軻左手把秦王袖右
手椎其胷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
死召姬人鼓琴琴曰羅穀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
可超而越鹿盧之劒可負而伏秦王乃奮地而起遂
殺軻
淮南子曰齊俗有詭文繁繡弱錫羅紈
王孫子曰隨珠耀日羅衣從風

雍門子說孟嘗君曰今足下下羅惟來清風
世說曰武帝嘗降王武子婢百餘人皆綾羅袴褶手
擎飲食
周庾信謝趙王賚皂羅袍袴啓曰懸機巧練變躡
奇文鳳不去而恒飛花雖寒而不落披千金之暫暖
棄百結之長寒永無黃葛之嗟方見青綾之重對天
山之積雪尚得開衿冒廣廈之長風猶當揮汗白龜
報主終自無期黃雀謝恩竟知何日

布

禮記曰仲夏月毋暴布又曰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尺

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
左傳曰諸侯攻偪陽主人懸布薄而登之及堞而絕之墜則又懸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
晏子曰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中有水而赤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秦繆公乘龍理天下以黃帝布裹蒸棗王海而投其棗布故水赤蒸棗故華而不實
公曰吾佯問子耳對曰嬰聞佯問者亦佯對之
呂氏春秋曰戎人見暴布者問曰何以為此莽莽也指麻而示之怒曰熟灌灌可為莽莽也
韓子曰衛人有夫妻禱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必少也妻曰益則子將取妾矣
史記張騫傳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賈布又曰公儀休相魯見布好而疾出家婦燔其機又曰貨殖傳曰通邑大都布千鈞比千乘家
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四十里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得暴風不熾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恒在火中不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即死取其毛織以作布用之若垢汗以火燒之即清潔也
烈女傳曰楚江乙母者楚大夫江乙之母也當恭王

之時乙爲郢大夫有入王宮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黜之處家無幾其母亡布八尋言令尹盜之王方在小曲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也寡人不爲其富貴不行法焉若不盜而誣之楚國有常法（常法謂誣罪人其罪罪之）母曰令尹非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王曰奈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爲令尹也道不拾遺民不闔閉而盜賊自禁今令尹之法治也耳目不明盜賊從橫是故盜幸之布是與使之何異王曰今尹在上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昔者妾子爲郢大夫人盜王宮中之物妾子坐而黜之妾子亦豈知之乎終然坐之今尹獨何以不坐是爲過也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令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十鎰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干王哉王召江乙而用之

漢書曰文帝徙淮南王長道中死時民謠曰一斗粟尚可舂一尺布尚可縫兄弟二人不相容又曰成帝許皇后上疏曰妾誇布服糲食又曰太公以布爲貨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疋

華嶠後漢書曰王允與呂布及士孫瑞謀誅董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於市歌曰布乎布乎有告卓不悟三年四月帝疾愈卓入市布持矛刺卓兵士趣

斬之

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使民男女入山採葛作黃絲布獻之

吳王先賢行狀曰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盜者曰我避追迷惑從今以後將改過子既已宥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曰是知恥惡知恥則善心將生故與勸爲善也

典略曰蘇秦如趙逢其鄰子於易水之上從貸一匹布約償千金鄰子不與

廣志曰桐木其葉有白毳取其毳緝織以爲布

聖設譜曰梁冀時布有垢則洗之於火

裴氏廣州記曰蠻夷不蠶採木綿爲絮皮圓當竹剥古緑藤績以爲布

燕書曰宋該字宜宏爲右長史太祖會羣僚以該性貪故賜布百餘疋令負而歸重不能勝乃至僵頓以愧辱之

俗說曰桓豹奴善乘騎亦有極快馬有一諸葛郎自云能走與馬等桓車騎以百匹布置坪令豹奴乘馬諸葛競走先至者得布便俱走諸葛桓與馬齊欲至坪頭去布三尺許諸葛一透坐布上遂得之

笑林曰沈珩弟峻字叔山有名譽而性儉慳張温便
蜀入内良久出語温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無
麤者温嘉其能顯非

賦晉殷臣奇布賦曰惟泰康二年安南將軍廣州牧
騰侯作鎮南方余時承乏忝備下僚俄而大秦國奉
獻琛來經于州衆寶既麗火布尤奇乃作賦曰伊荒
服之外國遠大秦以爲名仰皇風而悅化超重譯而
來庭貢方物之綺麗亦受氣於妙靈羙斯布之出類
稟太陽之純精越常品乎意外獨詭異而特生森森
豐林在海之洲煌煌烈火禁焉靡休天性固然滋殖

是由牙萌炭中頴發燼隅葉因焰潔翹與炎敷燄榮
華實焚灼蕚珠丹輝電近形炯星流飛耀衝霄光赫
天區惟造化之所陶理萬端而難察燎無爍而不燋
在茲林而獨昵火焚木而弗枯木吐火而無竭同五
行而並在與大椿其相牽乃採乃析是紡是績每以
爲布不盈數尺以爲布帀服之無斁既垢既汙以焚
爲濯投之朱鑪載燃載赫停而冷之皎潔凝白

啓梁劉孝綽謝越布啓曰比納方綃既輕且麗珍邁
龍水妙越島夷

藝文類聚卷第八十五

成都嚴　琳校字

藝文類聚卷第八十六

唐太子率更令㊀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菓部上　李　桃　櫻桃　梅　石榴　梨　柰　甘　橪

李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爲李

爾雅曰休無實李

毛詩曰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又曰何彼穠矣華如桃李

韓詩外傳曰子貢仕魏文侯獲罪而北遊謂簡主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朝廷之大夫半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之人惡我於君朝廷之士危我於法邊境之人刼我矣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得蔭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蔾藜夏不得采其葉秋得其刺焉今子所樹非其人也

東方朔占曰朔與弟子俱行朔渴令弟子叩道邊家門不知室主姓名呼不應朔復往見博勞飛集其家李樹上朔謂弟子曰主人當姓李名博勞汝呼當應室中人果有姓李名博勞出與朔相見即入取飲與之

魯安生別傳李少君曰鍾山之李大如瓶

神仙傳曰老子毋適到李樹之下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樹爲我姓

抱朴子曰五原蔡經入山而還其家人云到崑崙山有玉李形如世間者但光明洞徹而堅以玉井冰洗之便軟而可食

廣志曰車下李車上李又曰麥李細小有溝道有青李馬肝李赤李房陵李

世說曰王戎年七歲嘗與諸小兒遊賭道邊李樹有

子折枝諸小兒競走取之惟戎不動人問之荅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也取之信然又曰王安豐有好李常賣之恐人得之常鑽其核

列子曰師門嘯父弟子食桃李葩

孟子庄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目無聞見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潘岳閑居賦曰房陵朱仲之李

左傳曰齊都露霜李房陵縹李

詩曰(匕)中有李彼留之子北山有李投我以桃報之

以李

西京雜記曰漢武修上林苑羣臣各獻其果樹有合枝李朱李黃李青房李燕李獲李沉朱李浮素李

洞冥記曰琳國去長安九萬里生玉葉李色如碧玉數十歲一熟味酸昔韓衆嘗餌此李因名韓衆李

禮記曰食棗桃李弗致于核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沉朱李於寒水

荆州記曰房陵有好李

列異傳曰度素君謂南海君曰昔廬山共食白李未久已三千載

風土記曰南郡有細李有青皮李
文選曰南國有佳人容華宛桃李
詩古歌詞曰桃生露井上李生桃樹傍蟲來齧桃根
李樹代桃僵樹木身相代骨肉還相忘
梁沈約詠李詩曰青玉冠西海碧石彌外區化爲中
園實其下成路衢色潤房陵縹味奪寒水朱
陳江揔詠李詩曰嘉樹春風早春風花落新但見成
谿處幾得正冠人當知露井側復與妖桃鄰
賦晉傅元李賦曰潛實內結豐彩外盈翠質未變形
隨運成種別類分或朱或黃甘酸得適美踰蜜房浮

采黠駁赤者如丹入口流濺逸味難原

桃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爲桃
本草曰梟桃在樹不落殺百鬼
書曰武王克商放牛於桃林之野
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桃始華
毛詩曰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又曰園有桃其實之殺
又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又曰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
易通卦驗驚蟄曰大壯初九桃不花倉庫多火

十洲記曰東海有山名度索山有大桃樹屈盤數千里曰蟠桃

漢書曰惠帝五年十月桃花

孫卿子曰桃李舊粲於一時至乃殺

離騷曰斬伐橘柚列樹苦桃

文選曰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又曰艷陽桃李節

山桃發紅萼

拾遺記曰蜪螗山去扶桑五萬里日所不及地寒則

桃樹千圍其花青黑色萬歲一實

西京雜記曰漢明帝時常山獻巨桃核其桃霜下花

至暑方熟使植園林又曰漢武初修上林苑羣臣各

獻果有緗核桃紫文桃金城桃

歲時記曰桃者五行之精歷伏邪氣制百鬼

鹽鐵論曰桃李之實多者來歲足穰

地志曰有桃花塢桃花綬

典術曰桃者五木之精也今之作桃符著門上壓邪

氣此仙木也

周書曰秦吏趙凱之私恨告國民吳旦生盜食宗廟

御桃旦生對曰民不敢食也王曰剖其腹出其桃史

記惡而書之曰食桃之肉常有遺核王不知此而剖

宏達堂校梓

人腹以求桃非理也
晏子曰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桃公孫曰吾再拜隱虎功可以食田曰吾枝兵而御三軍者再功可以食古冶子曰吾嘗濟河黿御左驂冶潛行水底逆流百步從流九里得黿頭功可以食二子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刎頸而死冶曰二子死之冶獨不逮又刎頸而死
韓子曰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以其半啖君　曰忠乎妄其口而啖寡人及

彌子瑕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啖我以餘桃又曰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仲尼先飯黍而後嗽桃哀公曰黍以雪桃也對曰㊀知之矣夫黍五穀之長而桃爲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也
莊子曰揷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而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
戰國策曰孟嘗君將入秦蘇秦往見之孟嘗曰人事者吾已知之所未聞者獨鬼事耳秦曰臣之來固且以鬼事見君矣臣來過淄上有土偶人焉與桃梗相

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子殘矣曰不然吾西岸之土殘則復西岸耳子東園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矣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如矣孟嘗乃止

史記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淮南萬畢術曰孤桃枝之券令雞夜鳴取孤桃南北行枝長三尺折以爲券塗以三歲雄雞血夜居棲下則鳴

漢武故事曰東郡獻短人呼東方朔朔至短人因指朔謂上曰西王母種桃三千歲爲子此兒不良也已三過偷之矣後西王母下出桃七枚母因噉二以五枚與帝帝留核著前母問曰用此何上曰此桃美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著子非下土所植也

風俗通曰黃帝書稱上古之時有兄弟二人荼與鬱律度索山上桃樹下簡百鬼妖禍人則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索畫虎於門效前事也

山海經曰桃樹屈蟠三千里

列仙傳曰葛由羌人好刻木作羊賣之騎羊入蜀中

王俟貴人追上綏山皆得仙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
雖不能仙亦足以豪
尹喜內傳曰老子西遊省太眞王母共食碧桃紫梨
元中記曰木子之大者有積石山之桃實焉大如十
斛籠
神仙傳曰樊夫人與劉剛俱有道術各自言勝中庭
有大桃樹夫妻各呪其一桃便鬬相擊良久所呪桃
走出籬外又曰張陵沛人也弟子趙升就陵受學陵
以七事試之第七試者陵與諸弟子登雲臺山絕巖
上有一桃樹旁生石壁下臨不測去三四丈有桃大
實陵謂諸弟子曰得此桃者當告以道要弟子皆流
汗無敢視者升曰神人所護何險之有乃從上自擲
正投桃樹上取桃滿懷而石壁峻峭不能得還乃擲
桃樹上二百二枚陵分桃賜諸弟子餘二枚陵自食
一留一以待升陵乃申手引升升忽已還乃以向一
桃與升又曰高仁公服餌桃膠得仙
晉起居注曰咸和六年寧州上言甘露降城北園林
桃李等樹
陶潛桃花源記曰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從溪而行
忽逢桃花林夾兩岸數百步無雜木芳華芬曄落英

繽紛漁人異之前行窮林林盡見山山有小口髣髴
有光便捨船步入初極狹行四五十步豁然開朗邑
室連接雞犬相聞男女被髮怡然竝足見漁人大驚
問所從來要還爲諸酒食云先世避秦難率妻子來
此遂與外隔絕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也既出白太守
太守遣人隨而尋之迷不復得路

甄異傳曰譙郡夏侯文規亾後見形還家經庭前桃
樹邊過曰此桃我昔所種子乃美好其婦曰人言亾
者畏桃君何不畏邪答曰桃東南枝長二尺八寸向
日者憎之或亦不畏也

世說曰桓元素輕桓崖崖在京京下有好桃元連
就求遂不辭得佳者元與殷仲文書比爲嘲笑曰元
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雞壁間物亦不
可得

鄴中記曰石虎苑中有勾鼻桃重一斤半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桃七百三十八株白桃三株侯
桃三株

南康記曰南康王山有石桃故老云古有寒桃生於
嶺巔隱淪之士將大取其實因變成石焉

妬女記曰武歷陽女嫁阮宣武絕忌家有一桃樹華

葉灼燿宣歎美之即便大怒使婢取刀斫樹摧折其華

詩梁簡文帝詠初桃詩曰初桃麗新采照地吐其芳枝間留紫鶯葉裏發輕香飛花入露井交幹拂華堂若映窓前柳懸疑紅粉粧

梁任昉詠池邊桃詩曰已謝西王死復揖綏山枝聊逢賞者愛棲趾傷蓮池開紅春灼灼結實夏離離

賦晉傳元桃賦曰華落實結與時剛柔既甘且脆入口消流亦有冬桃冷侔氷霜和神適意咨口所嘗

宋侔輯之園桃賦曰嗟王母之奇果特華實於兼副既陶照之夏成又凌寒而冬就嗟異殖芳難拔亦晚枯芩先歲農黃品其味漢帝驚其珍林休反耕之牛宅樹同惡之神景驚勇於不足彌增罪於甘分雖無言兮成蹊叵充肴於魏君時令載始周南申章瞻擇有制藥齊惟良魯拂櫃以悔荆楚供弧以事王

陳張正見衰桃賦曰巖巖秀峰吐桂榮松獨天桃之灼灼輕擢采於寒蹤邇乃萬株成錦千林似畫若盡波文花然樹色發秦源而逸氣飄漢綏而流芳譬蘭缸之夜炷似明鏡之朝粧成蹊列逕光崖艷汜間真定之蒼梨雜房陵之縹李芬芳難歇照曜無儔舒若

霞光欲起散似電來將收旣而風落新枝霜飛故葉
歎垂釣之妖童怨傾城之麗妾
須梁江淹山桃須曰惟園有肴惟山有叢丹鴈擊露
紫榮繞風引霧如電暎煙成虹伊春之秀迺華之榮

梅

尚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大戴禮曰夏小正曰五月煮梅爲豆實
毛詩召南曰標有梅男女及時也被文王之化標有
梅其實七兮又曰山有嘉卉侯栗侯梅
東方朔傳曰朔門生三人俱行乃見一鳩一生曰今

本草曰梅核能益氣不飢
上林有雙梅紫梅同心梅麤枝梅疏梅曝乾爲腊雕
韮中又可以含之口香
詩梁簡文帝雪裏見梅花詩曰絕訝梅花晚爭來雪
裏窺下枝低可見高處遠難知定須還剪綵學作兩
三枝
梁元帝詠梅詩曰梅含今春樹還臨光日遲人懷前
歲意花發故年枝
梁鮑泉詠梅花詩曰可憐階下梅飄蕩逐風廻度簾
拂羅幌縈窓落梳臺乍遶纖手去還因捶鬢來客心

屢看此愁眉欲詎開
梁何遜詠早梅詩曰鬼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
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却月觀花繞凌風臺知應
早飄落故逐上春來
陳陰鏗詠雪裏梅詩曰春近寒雖轉梅舒雪尚飄從
風還共落照日不俱銷葉開隨足影花多助重條今
來漸異昨向晚判勝朝
陳謝燮早梅詩曰迎春故早發獨自不疑寒畏落衆
花後無人別意看
陳江揔梅花落詩曰臘月正月早驚春衆花未發梅
當有酒一生曰其酒必酸一生曰雖得酒不得飲也
三生皆到須臾主人出酒即安樽於地而覆之訖不
得酒乃問其故曰出門見鳩飲水故知得酒鳩飛集
梅樹故知酒酸鳩飛去所集枝折故知不得飲之
神異經曰橫公魚長七八尺形狀如鯉而目赤晝在
湖中夜化爲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烏梅二七煮
之即熟食之治邪病
語林曰范汪能嗽梅人嘗致一斛詹留汪食之須臾
而盡
五端休江陵記曰洪亭村下有梅廻村舊云是梅槐

合生成樹是以詔之今音訛謂之梅迴
述異記曰嘉興縣朱休之有一弟宋元嘉中兄弟對
坐家有一犬來向休之蹲遍視二人遂搖頭而笑曰
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奈汝明年何
其家驚懼斬犬榜首路側至來歲梅花時兄弟相鬬
弟奮戰傷兄官收治並被囚繫經歲得免至夏舉家
時疾毋及兄弟皆死
淮南子曰梅以爲百人酸不足一梅不足爲一人之
羹衆能濟
文選曰今朝梅樹下定有詠花人

花新梅花芬芳臨玉臺朝攀晚折還復開滿酌金巵
催玉柱落梅樹下宜歌舞金谷萬株連綺甍梅花隱
處隱嬌鶯桃李佳人欲相照摘蕊牽花來並笑楊柳
條青樓上輕梅花色白雪中明橫笛短簫悽復咽誰
知柏梁聲不絕
賦梁簡文帝梅友賦曰梅花特早偏能識春或承陽
而發金乍雜雪而被銀標半落而飛空香隨風而遠
度挂靡靡之遊絲雜霏霏之晨霧爭樓上之落粉奪
機中之織素乍開花而傍巇或含影而臨池向玉階
而結彩弗網戶而低枝七言表柏梁之詠三軍傳魏

武之奇於是重閨佳麗皃婉心閑憐早花之驚節訝
春光之遣寒顧影丹墀弄此嬌姿春風吹梅畏落書
賤妾爲此歎娥眉花色持相比恒愁恐失時
陳暄食梅賦曰魏無林而止渴范留信而前嘗賜一
時之名棗遂懷核而矜莊昔詠酸棗之臺今食酸味
之梅眼同曹瞞之見形異韋誕之聞雷胷既咽而思
鴆杖悶欲死而想仙杯非投壺而天笑等王孫而客
咍

梨

莊子曰三王五帝之禮義法度不同譬其猶櫂梨橘

仙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
神異經曰東方有樹高百丈敷張自轉葉長一丈廣
六尺名曰梨其子徑三尺剖之白如素食之地仙可
入水火
漢武內傳曰太上之藥果有元光梨
神仙傳曰介象爲吳主所徵在武昌連求去不許象
言病帝以美梨一奩賜之象欲殯而埋之以日中時
欠其晡時到建業以所賜梨付守苑吏種之
幽明錄曰成彪兄喪書哭夜泣兄提二升酒一盤梨
就之引酌相歡彪問略荅彪悲咽問兄今在天上福

多苦多人弗應肅然無言瀉餘酒著甌中挈甕而去
曹瞞傳曰王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殿使工蘇越往
美梨掘之根盡血出越白狀王躬自視之以爲不祥
遂遂寢疾
何晏九州論曰安平好棗中山好栗魏郡好杏河内
好稻真定好梨
文士傳曰孔融年四歲與諸兄食梨輒取其小者人
問其故荅曰小兒法當取小者
尹喜内傳曰老子西遊省大眞王母共食紫梨
段龜龍涼州記曰呂光時燉煌太守獻同心梨

三秦記曰漢武帝園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有大梨如
五升瓶落地則破其主取者以布囊承之名含消梨
魏文詔曰眞定郡梨甘若蜜脆若凌可以解煩飴
永嘉記曰青田村人多種梨有一株名曰官梨一圍
五寸以供獻名御梨
廣志曰郡集梨重六斤常山眞定山陽鉅野新豐箭
谷皆多梨也燉煌太守獻同心梨
道書曰老子西遊大眞王母共食碧梨紫梨
潘岳閑居賦曰張公大谷之梨
洞冥記曰塗山之背梨大如升色紫千年一花亦曰

熟輕梨

南康記曰歸山石城內有梨熟人食其實任意取足持歸家人啟輒病或顛仆失徑捻命味似秋梨

詩梁沈約西施梨詩曰列茂河陽苑蕾紫濫觴隈翻黃秋沃若落素春徘徊

梁劉孝綽詠梨花應令詩曰玉壘稱津潤金谷訪芳菲詎足龍樓下素蘤映朱扉雜雨疑露落因風似蝶飛豈不憐飄墜願入九重闈

頌晉王讚梨樹頌曰太康十一年梨樹四枝與中枝合生于圃皇太子令侍中頌之嘉木時生瑞我皇雍

脩睦外揚隆枝內附翌翌皇儲克光其敬神啓其和人隆其盛降自元圃合體連性時惟令月躬親北林樂在同人如蘭如金木之期應乃同其心同心之生啓自神明在心斯動於言斯形先民有則稱詩表情惟永作歌以休厥靈

賛宋孝武帝梨花賛曰沃瘠異壤舒慘殊時惟氣在春具物合滋嘉樹之生于彼山基開榮布采不離塵緇

啓齊謝朓謝隋王賜紫梨啓曰味出靈關之陰旨玠玉津之滋豈徒真定歸美大谷慚滋將恐帝臺妙棠

安期靈棗不得孤擅玉盤獨甘仙席雖秦君傳罷漢后推食望古可儔於今何荅

梁庾肩吾謝賚梨啓曰睢陽東菟子園三尺新豐箭谷枝懸六斤未有生因粉水産自銅(丘)影連鄧橘林交菀柿遠薦中厨羌須下室事同靈棗有願還年恐似仙桃無因留核

甘

神異經曰東方喬外有建春山其上多甘

謝承後漢書曰丹陽張盤字子石爲廬江太守尋陽令嘗餉一奩甘其小男年七歲就取一枚盤奪其甘

外卒以兩枚與之盤奪兒甘鞭卒曰何故行賂於吾子

崔寔正論曰橘柚之實堯舜所不常御山龍華蟲帝王不以爲褒服今之臣妾皆餘黃甘而厭食文綉蓋以萬數矣

風土記曰甘橘之屬滋味甜美特異者也有黃者有赬者謂之胡甘

襄陽記曰李衡於武陵龍陽洲上種甘千樹曰千頭木奴

王羲之諸君子孫遊觀有一味甘剖而分之以娛目前

古今注曰甘實形如石榴者亦謂之壺甘
廣志曰有甘一核有成都平蒂甘大如升色蒼黃
陽由爲成都郡文學掾或風起太守問由由云有獻
柑橘數苞
吳有餘甘金衣包品之讚厥苞甘橘精者曰柑削彼
金衣咽茲玉液甘踰萍實冷亞冰壺近噬齊相進不
剖之實遂笑魏君逢裂牙之味頌曰宗炳煌煌嘉實
爰如景星南金其形隨珠
述異記曰南陽都東望山有甘正熟三人共食致飽
訖懷二枚去以示人聞雲中語云放雙甘乃聽汝去

才涓塵愧所守何用勝彫劉劘木良如朽又侍宴詩
曰廻輿避暑宮下輦迎風館散漫輕煙轉霏微商雲
散蔓草自巖垂高枝起天半廻風稍驚水落光漸斜
岸妙儛駐行雲清歌入曾漢聲頹暢有懌德音良已
棻
梁庾肩吾侍宴詩曰沐道逢將聖飛觴屬上賢仁風
開美景瑞氣動非煙秋樹翻黃葉寒池墮黑蓮承恩
謝命淺念報在身前又侍宴詩曰副君時暇豫曾城
聊近游清池寫飛閣疎樹出龍樓北陸氷方壯西園
春欲周梅心芳屢動蒲節促難抽徒然須並命無以

周應劉文侍　宣獻堂宴湘東王詩曰陳王驂駕
反副后西園遊並命登飛閣列坐對芳洲桂叢逢暮
序菊水值窮秋竹徑簫聲發相門琴曲愁徒奉文成
誦空知思若抽
梁劉孝綽侍宴詩曰遠宴延多士鴻漸濫微薄臨炎
出蕙樓望辰躋菌閣上征切雲漢晚眺周京洛城寺
鬱參差街衢紛漠漠禁林寒氣晚方秋未搖落皇心
重發志賦詩追竝作自昔承天寵於茲被人爵選言
非綺綃何以饌金觴又侍宴詩曰茲堂乃峭嶱伏檻
臨曲池樹中望流水竹裏見攢枝欄高景雜蔽岫隱

尚書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厥苞橘柚錫貢
周禮曰橘踰淮而化枳此地氣然也
晏子使楚楚王曰齊人善盜乎晏子對曰嬰聞南之
橘生於淮北則爲枳今民生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
無楚使民善盜耶
離騷曰后皇嘉樹橘來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淮南子曰夫橘樹之江北化而爲枳
魏天帝詔羣臣曰飲食一物南方有橘酢正裂人牙
時有甜耳

吳志曰陸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
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而懷橘乎績跪荅
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

益部耆舊傳曰楊由爲成都文學掾少治易曉占候
忽有風起太守問由由曰南方有薦木實者色黃赤
頃之五官掾獻橘數苞

春秋運斗樞曰璇樞星散爲橘

史記曰蜀漢江陵千樹橘此人與千戶侯等

吳錄曰朱光爲建安太守有橘冬月樹上覆裹之至
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尤酸正裂人牙絕矣盧橘夏

熟蓋近是乎

搜神記曰秦精入武昌山采茗見一人長丈餘授懷
中橘二十枚精進橘并食王曰當剖之曰賜人主前
瓜桃不削橘柚不剖

西京雜記曰武帝平石越以爲園圃民獻橘柚
異物志曰橘白華赤實皮馨香有味交趾有橘官長
一人秩二百石主貢御橘

韓子曰夫樹柤梨橘食之美嗅之則香

梁太實元年將軍王僧辯家有橘三十子一蒂以獻
建武故事曰平西將軍庾杲送橘十二實共同一蒂

爲瑞異羣臣畢賀
宋躬孝子傳曰王虔之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十
年鹽醋不入口病著牀或有一人來問疾謂之曰君
尋差俄而不見庭中橘樹隆冬而實病果尋愈咸以
爲至孝所感

詩曰古詩曰橘柚垂嘉實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竊
獨自雕飾

張華詩曰橘生湘水側菲陋人莫傳逢君金華宴得
在玉几前

齊虞義橘詩曰衝飈發隴首朔雪度炎洲摧折江南

氣芬芳受以玉盤升君子堂味既滋而事美實厥苞
之最良

梁吳筠橘賦曰增枝之木既稱英於綠地金衣之栗
亦委體於玉盤見雲夢之千樹笑江陵之十蘭葉葉
之雲共琉璃而並碧枝枝之日與金輪而共丹若乃
秋夜初露長郊欲素風賓寒而北來鴈銜霜而南渡
方散藻於年深遂凝貞於冬暮

頌宋孝武芳春琴堂橘連理頌曰列訪神秘詳觀端
策通柯竦秀寔孕所錫離條別幹淹一榮戚道被遐
人承我正歷

啓梁皇太子謝敕賚城邊橘啓曰結根龍首垂陰陽
漸土甘踰石窌味重金衣暉章縹李豈止稱於晉世
上林美棗非獨高於漢日
梁劉孝儀謝東宮賜城傍橘啓曰多置守民晉爲厚
秋坐入縑素漢譬封君固以傚丘穰橙俯連楚柚
似魏瓜借清泉而得冷豈如蜀食待飴窌而成甜重
似倒影陽池垂華金墀信可珍若榴於式乾貴蒲萄
於別館
梁庾肩吾謝賚橘啓曰光分璇宿影接銅峯去青馬
之詔遍服朱闡之奠塏楚原洪筆頌記不遷陳王麗

桂離披漢北楸獨有凌霜橘榮麗在中州從來自有
節歲暮將何憂
梁簡文帝詠橘詩曰葉翠映庭樹枝葉凌秋芳故條
雜新實金翠共含霜攀枝折縹榦甘旨若瓊漿無假
存雕飾玉盤余自嘗
梁徐摛詠橘詩曰麗樹標江浦結翠似芳蘭煜煌玉
衡散照曜金衣丹慮以無雕飾徒然登玉盤
賦魏陳王曹植橘賦曰有朱橘之珍樹于鶉火之遐
鄉稟太陽之烈氣嘉星而遥徵徙於殊方播萬里而
遥植列銅雀之園庭背江川

之暖氣處元明之庸清邦換殊原用喪生處彼不
凋在此先零仰凱風以傾葉罹炎氣之可懷颺鳴條
以流響睎越鳥之來栖
晉潘岳橘賦曰余齋前橘樹冬夏再熟聊爲賦云爾
嗟嘉卉之芳華信氛氳而芬馥既蓊茸而萎蕤且參
差而橚矗已瞥瞥而冬茂亦離離而夏熟至如廣命
賓客(歷)覽遊觀三清餚設百味星爛炫熠乎玉案照
曜於金盤故咸都美其家園江陵重其千樹既見稱
於陸言亦標名乎馬賦
宋謝惠連橘賦曰園有嘉樹橘柚煌煌圓丹可翫清

藻賦稱遥植昔朝歌季重繞賜海魚大理元常止蒙
秋菊

櫻桃

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天子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漢書曰惠帝出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春嘗菓方今櫻
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
博物志曰櫻桃大者或如彈丸
晉宮閣名曰式乾殿前櫻桃二株含章殿前櫻桃一
株華林園櫻桃二百七十株
爾雅曰楔荆桃今之櫻桃

廣志曰櫻桃有大八分者白色多肥者凡三種有白色者

吳氏本草曰一名朱茱一名麥英甘酣主調中益脾氣令人好顏色美志氣

史曰後漢明帝於月夜宴羣臣於照園大官進櫻桃以赤瑛爲盤賜羣臣月下視之盤與桃同色羣臣皆笑云是空盤

詩 梁簡文帝皇太子奉荅南平王賚朱櫻詩曰倒流映碧叢點露擊朱實花茂蝶爭來枝濃鳥相失已麗金釵瓜兼美玉盤橘寧以梅似丸不羨萍如日

王僧達詩曰初櫻動時艷蟬噪灼耀芳緗葉未開蕊紅蕾已發光

[略] 宋江夏王劉義恭啓曰手勑猥賜華林櫻桃爲樹則多陰百果則先熟故種之於廳事之前有蟬鳴焉顧命黏取以弄

梁庾肩吾謝蒙賚朱櫻啓曰成叢殿側猶連製賦之條結實西園非復粘蟬之樹異合浦之歸來疑藏朱實同秦人之逐彈似得金丸

石榴

廣雅曰若榴石榴也

陸機與弟雲書曰張騫爲漢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安石榴也

詩梁元帝賦得詠石榴詩曰塗林未應發春暮轉相催然燈疑夜火連珠勝早梅西域移根至南方釀酒來葉翠如新剪花紅似故裁還憶河陽縣映水珊瑚開

梁沈約詠山榴詩曰靈園同佳稱幽山有奇質停采久彌鮮含華豈期實長願徵名隱無使孤株出

賦晉潘尼安石榴賦曰安石榴者天下之奇樹九州之名菓是以屬文之士或叙而賦之蓋感時而騁思觀物而興辭余遷蒼宇爰造新居前臨曠澤却背清渠實有斯樹植于堂隅華實並麗滋味亦殊可以樂志可以充虛朱芳赫奕紅萼參差含英吐秀乍舍乍披遥而望之燦若隋珠耀重川詳而察之灼若列宿出雲間湘涯二后漢川遊女携類命疇逍遥避暑託斯樹以栖遲遡祥風而容與爾乃擢纖手兮舒皓腕羅袖靡兮流芳散披緑葉於脩條綴朱華兮弱幹豈金翠之足珍寔茲葩之可翫商秋授氣收華斂實滋味浸液馨香流溢

晉張載安石榴賦曰有若榴之奇樹肇結根於西海

仰青春以啓萌睎朱夏以發采揮光垂綠擢幹曜鮮
燾若群翡俱栖爛若百枝竝然煥乎郁郁焜乎煌煌
仰映青霄俯燭蘭堂似西極之若木譬東谷之扶桑
於是天廻節移龍火西夕流風晨激行露朝白紫房
既熟頼膚自折剖之則珠散含之則氷釋

晉張協安石榴賦曰考草木於方志覽華實於園疇
窮陸産於苞貢差英奇於若榴耀靈葩於三春綴霜
滋於九秋隕乃飛龍啓節揚飇扇埃含和澤以滋生
鬱敷萌以挺栽傾柯遠擢沉根下盤繁莖篠密豐幹
林攢揮長枝以揚綠披翠葉以吐丹流暉俯散廻葩

仰照爛若百枝並燃赫如烽燧俱燔皦如朝日晃若
龍燭睎絳采於扶桑接朱光於若木爾乃頼壑造帶
金牙承蔭佳人之玄髻發窈窕之素姿遊女一顧
傾城無鹽化爲南威於是天漢西流辰角南傾方實
墜落月滿虧盈爰采爰收乃剖乃折内憐幽以含素
外滴瀝以霞赤柔膚冰潔凝光玉瑩灌如冰碎泫若
珠迸含清泠之温潤信和神以理性

晉應貞安石榴賦曰余往日職在中書時直廬前有
安石榴樹枝葉既盛華實甚茂爲之作賦挹微露以
鮮采承輕風而動葩南拂陰檐北扇陽阿其旁則有

大厦崇房重廊高廡皇籍帝典圖書之府時移節變
大火西旋丹葩結秀朱實星懸膚折理阻爛若珠駢
晉潘岳河陽庭前安石榴賦曰雖小縣陋館聊可以
遊賞有嘉木曰安石榴脩條外暢榮幹内樛扶疎偃
蹇冉弱紛柔於是暮春告謝孟夏戒初新莖擢潤膏
葉垂腴丹暉綴於朱房緗的點乎紅鬚煌煌煒煒煜
爍入蔪似長離之栖鄧林若珊瑚之映綠水既乃攢
乎狹庭載阨載褊土階無等肩牆惟淺壁衣蒼苔兮
被駮蘚處悴而榮在幽彌顯其華可玩其實可珍蓋
于王公薦於鬼神豈伊仄陋用渝厥真菓由如之而

況於人
晉夏侯湛石榴賦曰接翠葉於綠葉冒紅牙於丹鬚
艷然含蕤濯爾散珠雪醒解餚怡神實氣冠百品以
奇仰邁衆菓而特貴
晉傅玄安石榴賦曰鳥宿中而纖條結龍辰升而丹
華繁其在晨也灼若旭日棲扶桑其在昏也奭若燭
龍吐潜光苞玄黄之烈輝綠煒曄而熀煌發朱榮於
綠葉時從風而飄揚
晉庾儉石榴賦曰于時仲春垂澤華葉甚茂炎夏既
戒忽乎零落是以君子居安思危在盛慮衰可無懼

哉乃作斯賦綠葉翠條紛乎蔥青丹華照爛曄曄熒
熒遠而望之粲若摛繢被山阿迫而察之赫若龍燭
輝耀綠波

晉范堅安石榴賦曰榮紅根以磐峙擢修幹而扶踈
葉應春以吐綠葩涉夏而揚朱

宋顏測山石榴賦曰風觸枝而翻醲雨淋條而殞芬
環青軒而燧列繞翠波而星分視栖翡之失榮顧彫
霞之無文

頌梁江淹山石榴頌曰縹葉翠萼紅華絳采炤烈泉
石芬披山海奇麗不移霜雪空改

柿

說文曰柿赤實果也

晉官閣名曰華林園柿六十七株暉章殿前柿一株

義熙起居注曰吳令顧修期言縣西鄉有柿樹殊本
合條依舊集駕詔停

詩梁庾仲容詠柿詩曰發葉臨層檻翻英糅花藥風
生樹影移露重新枝弱莖朱正慈翠深烏未銷鑠

啓宋江夏王劉義恭謝柿啓曰垂賚華林園柿滋味
殊絕

梁簡文帝謝東宮賜柿啓曰懸霜照采凌冬挺潤甘

清玉露味重金液雖復安邑秋獻靈關晚實無以疋此嘉名方茲擅美

檍

禮記曰檀梨曰鑽之又曰檀梨薁桂之減者皆人君羞也

張敷曰平(上)有甘檍

山海經曰箕山之東有甘檍洞庭之上其木多檍甘檍列於崑崙

柰

廣志曰柰有白青赤三種張掖有白柰酒泉有赤柰

漢武內傳曰仙藥之次者有圓丘紫柰

晉咸和起居注曰六年寧州上言甘露降城北園柰桃樹等

晉太始起居注曰二年六月嘉柰一蒂十五實生於酒泉郡

蕭廣濟孝子傳曰王祥後母庭中有柰樹始着子使祥守視晝驅鳥雀夜驚蟲鼠時雨忽至祥抱樹至曙母見之惻然

文選曰太冲嗟其夏成子建暢其寒熟

洞冥記曰有紫柰大如斗甘如蜜核紫花青

蜀都賦曰素柰夏成

潘尼武館賦曰投素柰於青梁

閑居賦曰二柰曜丹白之色

北齊書曰濟北楊愔字遵彥四代同居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實落于地羣就爭之愔頹然而坐季父睇大嗟異之

詩　梁褚澐柰詩曰成都貴素質酒泉稱白麗紅紫奪夏藻芬芳掩春蕙誰謂重三珠終焉競八桂

啓　梁劉孝儀謝始興王賜柰啓曰酒泉之實稱於王賦瓜州之味記自張文赤有太冲嗟其夏成子建歎

其寒熟潘園曜白孫井浮朱並見重於昔時而霑恩於茲日

表　魏曹植謝柰表曰即夕殿中虎賁宣詔賜臣等冬柰一奩柰以夏熟今則冬至物以非時爲珍恩施以口爲厚非臣等所宜荷之

藝文類聚卷第八十六

成都嚴 琳校字